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文 藝 叢 說

第 二 集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小說世界叢刊

胡寄塵編

文藝叢說

第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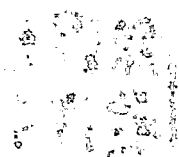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文藝叢說第二集目錄

識寶回子和江西人(阿刺伯化的中國神話).....	一
讀搜神記.....	七
鄭板橋的田家詩.....	一四
談社會小說.....	一八
市招上的考古學.....	二六
關於薄少君的話.....	二八
河伯娶婦志疑.....	三一
南社掌故.....	二七

6471

紫姑與文人之糾葛·····	五三
一葉詩話·····	七一
有意味之俗語·····	七七
短簡·····	七九
文壇秘錄·····	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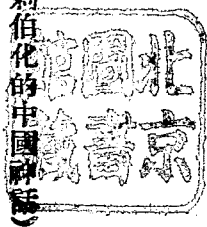
# 文藝叢說第一集

識寶回子和江西人

(阿刺伯化的中國神話)

中國的神話。除了自己原有的想思而外。和印度的神話。有密切的關係。這一層在「中國小說研究」裏已說過了。(有單行本。)此外和阿刺伯的神話也很有關係。不過不會見於文人的著作。只見於民間傳說罷了。

阿刺伯的神話。能加入中國的民間傳說裏。當然是跟着回教傳進來的。阿刺伯人在唐朝時就和中國通商。後來流寓在中國的一天多似一天。據梁任公說。在黃巢亂時。流寓在廣州的波斯人和大食(即阿刺伯)人。共有十二萬之多。(見梁任公所著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一文。)



可知中國人同阿剌伯人的關係很深了。那麼我們再說到本題。識寶回子和江西人。

據我所聽見的民間傳說。有兩個。大致相似。而一個主人是識寶回子。一個主人是江西人。那個識寶回子的傳說。是在我們鄉下流傳着的。大概說。

有個地方。名叫金雞壘。那山中間藏着一隻活的金雞。每天有一定的時候。出來啼一回。但是人們無論如何都捉不着。

那時有個農人。生了一個孩子。年紀已經十歲了。但是終年害病。瘦弱得不堪。只有一個頭。長得特別的大。一天。被識寶回子看見了。就願出重價。將那孩子買去。孩子的父母。問他買去何用。他不能不說真話。就說道。因為這孩子的頭顱中間。藏着一個金碗。拿這金碗盛了飯去喂金雞。就可趁勢把金雞捉住。

農人聽見了。就不肯把孩子賣給他。只把孩子打死了。果然從他腦袋裏取出一個金碗來。他就盛了飯。到金雞壘去喂金雞。果然金雞從山裏出來。

但是農人的膽子小。看見金雞出來。嚇了一跳。連忙把金碗拋去。立刻地上裂了一條縫。金碗滾入縫裏。金雞也飛入山裏去。從此永不出來了。據說是農人不等金雞來吃飯時再捉。早驚動了他。所以沒捉到。

那個關於江西人的傳說。是流傳在浙江石門縣地方的。他大概說。

那地方有一道石壁。壁上有石門。但是終年閉着不開。

那時有個農人。種着冬瓜。瓜籐雖然很茂盛。卻只結了一個瓜。而那個瓜倒非常的大。比尋常的瓜大到十幾倍。

一天。有個江西人。願出重價買他的冬瓜。農夫自然問他買去何用。江西人也不能不說真話。他說道。這冬瓜就是一個鑰匙。只要拿他把石門衝三下。他就開了。中間有許多的寶貝。任你去取。

農夫聽了這話。自然不肯把冬瓜賣掉。只是自己拿去衝石門。果然石門被他衝開了。但農夫

走了進去。石門又自己閉起來。將農人關在裏面。永遠不能出來。

後來據那江西人說。去時要兩人同去。一人入內。一人在外。把冬瓜也留在外面。等到午刻將到。在外面的。再拿冬瓜把石門衝三下。石門就可再開。裏面的人。纔好出來。但是一到未刻。就是再衝也沒用了。今農人一人獨去。而且把鑰匙帶在鎖裏面。怎能走出來呢。

這兩個傳說。一個說識寶回子。一個說江西人。識寶回子四字。是傳說如此的。也許是作搜寶回子。倘作識寶回子。就是說。認識寶貝的回人。倘作搜寶回子。就是說。搜羅寶貝的回人。總之。說他係回人。是一樣的。江西人呢。因為阿刺伯人流寓於中國的。多在廣東。而中國在海道未通以前。由廣東到長江流域及黃河流域。江西爲必經之路。想當時江西人信回教的也很多。所以這裏的江西人。就是指回人。所以我們只就「識寶回子和江西人」幾個字。就可以知道這種傳說。是「阿刺伯化的神話」了。我們再拿他和阿刺伯的神話比較罷。阿刺伯的故事。由英文轉譯成中文的。有天方夜談。以英文記阿刺伯的故事。而又譯成中文的。有大食故宮餘載。天方夜談。



作者一時尙不及細檢。單就大食故宮餘載裏已尋出一個相似的故事。那故事大概說。

在西班牙某處地方。（按西班牙當年曾被阿刺伯人征服。大食故宮餘載。即記阿刺伯人遺留在西班牙的故宮中的事。）有個挑水夫。名叫批得魯幾而。他有一天夜裏。在路上遇見一個有病的回人。回人要在他家裏借住一夜。批得魯幾而答應了。但是一到夜裏。回人就死了。臨死時。送了批得魯幾而一個檀香小盒。說是酬答他留宿的好意。

挑水夫見回人死在他家裏。怕惹起命案。他就趁天沒明。把尸身運往外面去埋了。誰知他對門住的一個理髮匠。素喜窺伺人家的私事。這回批得魯幾而的事。都被他看見。明天他就乘機告訴當地的刑官。刑官立刻叫差役把批得魯幾而捉了來審判。結果因為死者是異國人。又無謀財嫌疑。就含糊了事。

批得魯幾而雖然被釋。然窮極無聊。一天。把那檀香小盒。送給一個回人看。只見盒子中間藏的是一捲破紙。上有阿刺伯字。再有一支殘燭。回人說。這一捲紙。是咒符。故宮中某處塔下。都

是埋得金珠寶石。只要點了這枝燭。讀一讀符咒。地上就裂了縫。可以走到塔下去取寶。

批得魯幾而大喜。一天夜裏。和回人同去。如法試行。果然取了許多珠寶回來。因此批得魯幾而就變成富翁了。

然而批得魯幾而貧人暴富。自然惹人家注意。那個理髮匠復去報告刑官。刑官又命差役把批得魯幾而捉了去。

批得魯幾而對刑官說了實話。且說。塔下的珠寶。還不知多少。我們真是取不完。不如不要聲張。我們大家同去發財。

刑官聽了他的話。於是批得魯幾而、回人、刑官、理髮匠、差役、一共五人。在夜裏同去取寶。

果然又取了不少的珠寶出來。但刑官的貪心無厭。還要再取。回人就叫他和理髮匠差役同入地下去取。待他們剛走下去。回人念一念咒。那地上的裂縫。砰然一聲合起來。回人也把那枝殘燭拋入亂山中去。既失了燭。又無人念咒。地上再也沒有裂縫。刑官等三人。就永遠被關

在塔下了。（原文見林譯本大食故宮餘載一百一十一頁至一百二十六頁。）

這個故事。雖然比較的複雜一些。但是用法術向地下取寶。是一樣的。貪心的人。被關閉在地下。是一樣的。可說是重要的部份。完全相同。我們看了這個故事。可知道前兩個中國的傳說。確是受了阿剌伯的影響。況且他們又言明了識寶回子和江西人麼。

### 讀搜神記

搜神記。是中國一部很早的神怪小說。作者題名是干寶。但據多數的人說。如今所見的本子。已非干寶原書。但就文字而論。決非六朝以後人的手筆。

搜神記的好處。人家以為是聊齋一類的小說的初祖。然我以為卻非如此。他的價值。就是因為他是一部很早「民間傳說的故事」。

因為他中間所記的。都是當時流傳在平民口上的故事。並不是作者一人杜撰出來的故事。

一直到現在。搜神記中的故事。還有好些。流傳在平民口上。而傳說的人。是以口耳相傳授而來的。並不是從書本上得來的。他們雖然能說這幾個故事。他們卻不知道搜神記是何物。可見搜神記中的故事。就是民間流傳頂普遍的。

中國民間傳說的故事很多。然大家都知道是沒有記載入書的。不料在搜神記中。卻有許多。據我所知道的。有下面所舉的四個。

第一個是「蠶的故事」。大略說。

在太古時候。有個軍官。出征去了。他的妻女同居家中。軍官久不回來。他妻就說道。有那個尋了我的丈夫回來。我就把女兒嫁給他。他家裏養的一匹馬。聽見了這話。就跑到軍官所在的地方。尋到了軍官。悲鳴不已。軍官知道家裏有事。立刻騎在馬背上。馬就像飛一般的跑了回來。到了家中。和妻女相見。談起這件事。他就很高興。以為把女兒嫁給馬。是斷無此理。如不給他。又失了信。可是那匹馬。自從把主人馱了回來。就時時對着主人叫。軍官知他的意思。以

爲既然如此。倘不將女兒給他。就須將他殺掉。纔免得被他纏糾不了。就用箭把馬射死了。把馬的皮剝了下來。曬在日光中。這時候。他的女兒從馬皮旁邊走過。忽然馬皮活了。將那女孩子包裹在皮中間。飛奔向山上去了。軍官追到山上。女兒沒有了。已變了許多的蠶。在樹上食桑葉。這就是蠶的來歷。

這個故事。見於近人所輯的「鳥的故事」。他是由民間傳說中採集來的。但是這個故事。已見於搜神記中。

第二個是「細腰的故事」。大略說。

某處地方。有一所空房子。傳說房子裏出怪。凡是在那房子裏住的人。都遇着怪物。因此這房子就沒人敢居住了。一天。有個膽大的某人。有心要去看看是甚麼怪。就一人住在這房子裏。到了夜裏。看見一個黃衣黃帽的怪人走出來。他覺得這屋裏有人。就大聲呼道。細腰。細腰。外面便有人答應。黃衣人道。爲甚麼這屋裏有生人氣味。細腰答道。沒有。黃衣人去了。又有一個

白衣白帽的怪人走出來。照樣和細腰問答一遍。白衣人去了。又有一個青衣青帽的人出來。也照樣和細腰問答一遍。青衣人去了。天已將明。某人也學着妖怪呼道。細腰。細腰。外面也照樣的答應。某人問道。黃衣人是甚麼。細腰道。是金子。又問。白衣人是甚麼。細腰道。是銀子。又問。青衣人是甚麼。細腰道。是銅錢。又問。你是甚麼。細腰道。是春米的杵。某人再問。金子在那裏。銀子在那裏。銅錢在那裏。你在那裏。細細一樣一樣的告訴了他。這時天已大明了。某人就照細腰所說的地方。掘出許多金子、銀子、銅錢出來。又掘出春米的杵出來。從此屋裏的怪就絕了。這個故事。我們鄉間流傳得很普遍。幾乎婦孺皆知。但是這故事也見於搜神記中。

第三個是「女孩子殺蛇的故事」大略說。

古時候。有個山洞裏。住了一條大蛇。每年八月。附近的居民。要派送一個女孩子。去給蛇吃。否則蛇就要出來害人。這樣已經許多年了。一年。有個膽大的女孩子。自己願意去祭蛇。他卻暗帶了一把劍。等到蛇出洞時。他就把蛇殺了。在洞裏尋出許多人骨來。都是以前被蛇吃的人。

所遺下的骨頭。

這個故事。在我們鄉間也很流行。女孩子們更喜歡說。但他也見於搜神記中。搜神記說。殺蛇的女子。名叫李寄。

第四個是「螺螄精的故事。」大略說。

有個種田的男子。一天在田裏拾了一個螺螄。帶回去養在水缸中。他是獨身。沒有妻室。但是每天在田裏作完了工回來。家中已有人替他把飯備好了。四處望望。又看不見人。每天都是如此。種田人覺得很奇怪。有一回。他躲在門背後。假裝出去了。只見水缸下有個大螺螄爬出來。螺螄中走出一個少年女子來。替他煮飯。種田人偷偷的從門背後走過來。把那空螺螄殼藏在身邊。然後把女子抱住。女子尋螺螄殼不着。無法逃去。只好做了他的妻室。後來生了一個兒子。種田人很喜歡他。但有一天。兒子哭得利害。要討還他母親的螺螄殼。種田人怒了。把螺螄殼擲給他。擲在地上。已經粉碎。但女子毫不着急。用眼淚把螺螄殼黏補了起來。自己躲

入穀裏去。立刻就見了。

這個故事。在我們鄉間。也流傳得很普遍。有許多做母親的。尤喜歡講這個故事。給他自己的兒女聽。並且說。你不要再哭了。你如再哭。我便跑入螺螄殼裏去了。但這個故事。也見於搜神記。他是由兩個故事并合而成一個。原來的兩個故事。一個是出於搜神記。大略說。

侯官人謝端。家貧少孤。但他爲人很老實。十八歲時。在田裏拾了一個大螺螄回來。養在水缸中。一天。他從外面回家。見廚房裏已有人替他把飯煮好了。謝端覺得奇怪。躲在籬笆後面窺探。見有少女。從缸中出來。走到廚房裏。料理柴米。謝端突然跑過來。問他是何人。他說。我是天上的神女。天帝叫我來幫助你的。現在既被你窺破。不能久留。從此要別你去了。臨去。留下一個空殼給謝端。對他說。你拿這殼盛米。是永遠不會缺乏的。

再有一個。是出於玄中記。大略說。

姑獲（鳥名）是一種怪鳥。他的羽毛。可以自由脫下。脫下了毛衣。就是人。披上了毛衣。就是



鳥。從前豫章地方有一個男子。在田裏看見六七個女子。另看見有衣裳（就是鳥子毛）堆積在田畔。這時候男子並不知六七個女子就是鳥子。他先把衣裳取了一件。藏起來。再走到女子身邊。其餘的女子。都連忙披上衣裳。變鳥飛去了。只有一個。他的衣裳。先被男子藏匿了。竟不能變形。因此就做那男子的妻室。後來生了三個女兒。女兒大了。他母親叫女兒轉問父親。當年的衣裳在那裏。問明了放在積稻之下。女子就取衣裳披上。變做鳥子飛去了。

「螺螄精的故事。」前半個就是「謝端的故事。」後半個又是「豫章男子的故事。」拿兩個合成一個。這也是民間傳說中常有的事。

我們看了以上的四個故事。可知搜神記中包含得民間傳說不少。不過他是用古奧的文言寫下來。不是照鄉下老嫗的口吻寫下來。但是他的資料。的確是民間的文學。在今日是很高的價值。

我們要尋找中國古代的民間傳說。向搜神記裏去尋。再便當也沒有了。

### 鄭板橋的田家詩

中國的詩歌中。關於描寫田家生活的。一直分爲兩派。一派是專說田家的快樂。一派是專說田家的痛苦。專說田家快樂的。自從陶淵明起。以至唐代王孟。都有描寫田家快樂的詩。如陶淵明的。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又如王維的。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鳴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卽此羨閒逸。悵然吟式微。

就是說田家樂的詩歌的代表。後來如宋人的。

秋晚稻生孫。催科不到門。人閒牛亦樂。隨意過前村。

又如清人的。

短籬矮屋板橋西。十畝桑陰接稻畦。滿眼兒孫滿簷日。飯香時節午雞啼。都是極力描寫田家的快樂。專說田家痛苦的詩。在唐人中最著名的是。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粟。粒粒皆辛苦。

其他如白居易的觀刈麥云。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向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復有貧婦人。抱手在其旁。左手秉遺穗。右手懸敝筐。聽其相顧言。聞言爲悲傷。田家輸稅盡。拾此充飢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又五代時人的。

夜半呼兒趁曉耕。羸牛無力漸艱行。時人不識農家苦。將謂田中穀自生。

又清人的秋桑云。

無復濃陰滿徑鋪。天風吹共水楊枯。可憐禿盡青青葉。猶有人來索地租。

都提極力描寫田家的痛苦。而句句都是實情。

大概描寫田家樂的詩。都是山林隱士自己安慰的話。描寫田家苦的詩。是留心社會問題的詩人。描寫社會實在的狀態。兩派作詩的動機不同。所以結果是絕端的反對。

實在。田家有田家的樂處。田家也有田家的苦處。他們的苦處。固然應該把他寫出來。給大家知道。但是他們的樂處。也應該提出來。叫農人們自己得到一種安慰。所以兩派的詩。似乎不可以偏廢。

惟有鄭板橋的四時田家苦樂歌。他在同時候。把苦處樂處一齊寫出來。這可說是田家詩中一種創作。他的原歌如下。

細雨輕雷。驚蟄後和風動土。正父老催人早作。東畝南園。夜月荷鋤村吠犬。晨星叱犢山沈霧。

到五更驚起是荒雞。田家苦。東籬外。桃花灼。池塘上。楊柳弱。漸茅檐日煖。小姑衣薄。春韭滿園隨意翦。臘醅半盞邀人酌。喜白頭人醉白頭扶。田家樂。

麥浪翻風。又早是秧針半吐。看隴頭鳴犂滑滑。傾銀潑乳。脫笠雨梳頭頂髮。耘苗汗滴禾根上。更養蠶忙殺采桑娘。田家苦。風盪盪。搖新箬。聲淅淅。飄新籜。正青蒲水面。紅榴屋角。原上摘瓜童子笑。池邊濯足斜陽落。晚風前箇箇說荒唐。田家樂。

雲淡風高。送鴻雁一聲淒楚。最怕是打場天氣。秋陰秋雨。霜穗未儲終歲食。縣符已索逃租戶。更爪牙常例急於官。田家苦。紫蟹熟。紅菱剝。棹桔響。村歌作。聽喧填會鼓。漫山動郭。挾瑟靈巫傳吉兆。扶藜老子持康爵。祝年年多似此豐穰。田家樂。

老樹槎牙。撼四壁寒聲正怒。掃不盡牛溲滿地。糞渣當戶。茅舍日斜雲釀雪。長隄路斷風和雨。儘村春夜火到天明。田家苦。草爲榻。蘆爲幕。土爲銼。瓢爲杓。砍松枝帶雪。烹葵羹藿。秫酒釀成歡里舍。官租完了離城郭。笑山妻塗粉過新年。田家樂。

板橋的田家詩。同時把苦樂一齊寫來。固然是<sub>一</sub>種特色。就他描寫的手腕而論。也是不差。「牛搜滿地。」「糞渣當戶。」「村春夜火到天明。」確是田家天寒歲暮時的情景。而「喧填社鼓。漫山動郭。」「山妻塗粉過新年。」也確是田家樂事。不過鄭板橋的四時田家苦樂歌。也是有所本的。因為宋人曾經有過四時讀書苦樂歌。鄭板橋不過從讀書擴充到種田罷了。

### 談社會小說

近二十年來。喜歡讀社會小說的人很多。而幾部著名的長篇白話小說。大概都是社會小說。可見社會小說的發達了。

我會把中國的小說。分爲三類。一是神話。二是寓言。三是野史。神話是信口亂說的。如封神傳西遊記之類都是。寓言雖不是實事。卻是有<sub>一</sub>種寄託。寓言在莊子、列子中最多。也就是古代的小說。後來的長篇寓言小說卻很少。就是鏡花緣。也不能說是純然的寓言小說。野史的野字。是以

前帝制時代對於所謂朝廷而言的。國家大事。謂之正史。社會上的瑣事。謂之野史。或雖是國家大事。而終非正式的歷史。也謂之野史。野史二字。本來是一個現成的名詞。在現代沒有所謂「朝」。也就沒有所謂「野」。然我們不妨把野字當着社會二字解釋。野史就是社會史。也就是社會小說。社會史當然以實爲貴。憑空造出來的。就沒有價值了。在今日看。社會史。比那些紀國家大事的正史。更有價值。所以寫社會現狀的小說。也就佔了很重要的位置。

我們既然明白了社會小說的性質。那麼做社會小說。怎樣做。就可以知道了。最要緊的。就是所敘的事要實在。不可以向壁虛造。然實實在在的記一二件事。往往又變了報章上的新聞。而不是小說。我們要做成和新聞不同的小說。只有兩條路。其一。是把他來細細的描寫。雖然是一件平常的事。用寫生的筆法。把他寫下來。將各個人的神情態度。寫得栩栩如生。結果就和新聞不同。其二。是揀曲折而有趣味的實事做材料。也可以和普通的新聞不同。照第二條路走。當然不甚高明。照第一條路走。好是好。但的確不容易做。沒有善於寫生的一枝筆。固

然不行。就是有了一枝善於寫生的筆。而各種的社會。不是親身去混過。也不能寫。寫出來就不免有外行話。然而社會這樣的複雜。一個人無論如何。決不能各種社會裏都去混過。（假使爲着做小說。臨時去參觀一下。或託他人調查一下。也是無用。）所以作社會小說。就很困難了。不得已。把範圍縮小。專做一種社會。譬如海上繁華夢。專做堂子裏的事。而且專做上海堂子裏的事。範圍一小。容就易得多。或雖不限於一種社會。一個地方。而以作者爲主體。把自己所經歷的事。拿來做材料。這也是一個法子。譬如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就是用這法子了。

有了寫生的妙筆。根據親身經歷的事。去做社會小說。當然可以成功了。但是還有疑問。何以呢。譬如某種小說。好是好。但是他的結果。是成了一部「嫖堂子的教科書」。也許作者是意在警世。而在讀者。百人中就有九十九人。誤作「嫖堂子的教科書」讀。真未免辜負了作者的一番苦心了。雖然作小說與所謂「世道人心」有益無益。是一個問題。小說做得好不好。又是一個問題。但是終不能不說他們有連帶的關係。



我說到這裏。就有人要問道。如此說來。凡是關於嫖賭及一切不正當的事。一字不提。極力避去。纔算是好的社會小說麼。我道。斷沒有這個道理。嫖賭、作賊、做騙子。那一件事不可以寫入社會小說裏。只要看如何寫法。只要看寫者的心理和品格如何。社會小說對於社會的利和害。就跟着作者的心理品格轉移。一分一毫。不容假借的。如此說來。做社會小說。就真不容易。

最近出版的幾部長篇大幅的小說。幾乎沒一部不是社會小說。他們的價值。社會上自有相當的批評。不容我的毀和譽。不過作社會小說者和社會的關係。很爲密切。作者自己的責任也很重。這是我要說明的。

做社會小說。最容易患的毛病。就是所記的事。和實事不符。十個作社會小說的人。就有九個要患這病。譬如「騎驢子從武昌到漢口。」「坐馬車遊虎邱。」「前清時打官司請律師辯護」等話。大家都知道是社會小說中的趣談了。

其實細細一看。同樣的毛病。差不多隨處可以發現。也許讀者的能力。不能發現。因爲特殊的社

會讀者亦未嘗親身去混過。所以嚴格的說。那就很不容易沒有錯。然而在相當的限度以內。就是有些小錯。也算不得甚麼。決不能因為有了一點小錯。就把全體的好處也取消了。倘然故意的吹毛求疵。那也不必。

因為這種小疵。不但是近人有的。就是中國最好的小說紅樓水滸中也是有的。一個人的學問無論怎樣博。見聞無論怎樣廣。終免不了有錯。就是那總纂四庫全書的紀曉嵐先生。他所做的閱微草堂筆記。引用古書。也有錯誤的地方。所以大體好。小疵是不必去苛責他。

做社會小說。也有一種地方。明知和事實不符。卻是因為行文便利起見。不得不和事差池的。譬如有一段社會小說。是記一個人家的家庭狀況。大約說道。妻帶了二百元。往百貨商店裏去買東西。停了一回。買來了。所買的是絲襪、皮鞋、嗶嘰衣料、布紋信箋、餅乾、火腿、洋傘、金手表……許多東西。拿給他丈夫看。他丈夫慢慢的問道。共用了多少錢。其妻不做聲。只從衣袋裏摸出一張發票來。給他丈夫看。他丈夫看了一看。很吃驚的說道。一百九十六元四角。纔說了這一句。就

沒有下文。他的心裏，難過極了。

這一段記載。有和事實不符的地方。因為在百貨商店裏買這許多不同類的東西。決不是在一個部份裏買。決不是共開一張發票。倘然照事實說。應該是其妻摸出一大把發票來。給丈夫看。某張幾元。某張幾十元。丈夫把他合計起來。纔得到總數一百九十六元四角。如此一筆一筆的賬計算起來。是不勝其煩的。把他寫在紙上。讀的人一定要覺着可厭。所以只說一張發票。在文字上。比較爽快得多。但是和事實不符合了。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我想讀者決不會要求和事實相符。而喜歡在這裏看一筆賬。

就是作者不開細賬。只說「拿一把發票總計起來……」也要多寫許多字。令讀者覺得沈悶。不若照這樣說爽快得多。這是我的見解。不知一般作社會小說和讀社會小說者。以為如何。做社會小說。當然是拿社會上的實事做材料。因此就發生一個問題。就是把一件實事寫出來。那有關係的人。是不是承認。是不是不起交涉。

在普通的做法。總是把真姓名隱去了。另造一個假姓名。這是明清人做小說的老例。到了現在。不但是做小說的人如此。就是日報上的新聞。也都是用這種假造的名字。譬如蓬萊秀才就是某人。干木就是某人。泥菩薩就是某人。雖然都是用代名詞。讀的人也一讀便知。倘然造得不好。使讀的人不能知道。讀者也就不滿意。畢竟這樣的用代名詞法。簡直就是用真姓名。不過作者不負責任罷了。

照法律說。照道德說。人家的私事。不會得到本人的許可。是不能任意宣布的。倘然社會小說的作者要守這個信條。那麼就有許多的事不能據實而書。只好半真半假。在一方面說。是應該如此的。在又一方面說。卻又不應該如此。做社會小說而不根據於事實。乃就慢慢的變為向壁虛造了。這個問題。是沒法免避的衝突。也是作社會小說者一件困難的事情。倘若挾嫌相誣。和造謠生事。那是一種卑劣的手段。更不足說。然而在明清人做社會小說。竟有利用這一著的。無怪人家看不起小說。把小說當作一種萬惡的東西了。這本是另外一個問題。做社會小說的。倘至

如此那已不足道我們值不得把他放在這裏多說

不過有一個問題。值得討論。就是做社會小說。是不是應該有目的。何謂目的。就是想借小說爲工具。去改良社會。或是宣傳一種主義。在文學上說。是絕對不容有目的。一有了目的。便不是好的文學作品。且借小說爲改良社會的工具。尤其容易變成勸世文。勸世文久已爲人家所厭讀了。勸的人只管勸。人家只管不聽。倘然社會小說而變成勸世文。不但是失了小說的價值。就是算他是勸世文。勸世文自身的效力也等於零。那麼又何苦呢。如至說到宣傳主義。主義也就有兩種。一種是好。一種是壞。（本來誰算好。誰算壞。很不容易定一個標準。然好壞這兩個名詞總是有有的。）我們不管他是好是壞。但是在文學上說。總不應該叫文學做主義的工具。而失卻他獨立的精神。這樣說。是不可有目的了。

然在又一方面說。只顧文學獨立的精神。而不管社會所受的他的影響如何。那就有許多的社會小說者。做了社會的罪人。

這個問題。是極不容易解決的。在我個人的意見。沒有根本的解決方法。只好在可能的範圍以內。雙方讓步罷。

### 市招上的考古學

從前讀陸放翁的新年詩。中間有一句云。「老庖供餠飴。」又一句云。「應時餠飴聊從俗。」雖然知道餠飴是食品。究不知是何種食品。一天。從上海七浦路附近一家山東餅店門外走過。看見他的招牌上有「餠餅」兩字。因此想起餠餅就是通常所吃的薄餅。此種餅子。係以麵粉做成極薄之餅。在火上煨熟。食時。用他包裹了蔬菜一同食。在山東直隸一帶的山東菜館內。或在上海的山東菜館內。都是常食之品。但皆呼爲薄餅。且亦寫作薄餅。沒有人認識他是「餠餅」。更沒有人認識他是「餠飴」了。獨有七浦路一家餅店的招牌。還不失古意。能幫助我們來註解陸放翁的詩。

前幾年申報記者楊老圃先生曾考證長生果（即花生）。他說長生果原係外國產。最初輸入中國的福建地方。由福建漫漫的傳播到各地。他引的證據很多。他的話是對的。但是除了他引的許多證據以外。再有一件極尋常的事。也可給他做一個證據。就是上海有許多小雜貨店。往往有一塊招牌。上面寫着「福州花生」四字。想這四字。是因襲老文章而在最初創作這四個字時。江浙間所吃的花生。還都是從福建運來的。然藉此招牌也可證明在中國是福建最先有花生。

在上海北四川路附近。常看見牆上貼着一種出租房屋的招貼。上面四個大字。是「二階借貸」。這種特別的招貼。是專給日本人看的。中國人看了。是不大明白的。近日偶讀塵史。其中有一條略云。福建人呼梯為「陔」。一「陔」為「階」之轉音。因想起古代沒有梯字。階就是梯。梯就是階。又想起招貼上所謂二階是指二層樓。這階字也可供給考古的先生們引用。如遇着需要的時候。

文言中間的「與」字。白話或作「和」字。或作「合」字。前幾年似乎有人提議。要把他們分開來用。甚麼地方應該用和字。甚麼地方應該用合字。其實兩字只是一字。因南北口音不同。變成兩字罷了。但看上海徽州菜館裏的菜價牌上。常常寫着「和菜一元。」或「和菜二元。」再看天津菜館裏的菜價牌上。就寫着「合菜」了。此外再有店號。南方多「和興」「和順」等名。在北方必作「合興」「合順」。這可證明「和」字就是「合」字。「合」字就是「和」字。因為北方沒有入聲。讀入聲都作平聲。那麼「合」字的平聲。自然是「和」字了。

### 關於薄少君的話

本書的第一集上面載了「女詩豪薄少君」之後。有好幾個讀者。把關於薄少君的話來告訴作者。很足補前文所未備。現在摘錄大略。並加按語。以介紹於一般讀者。

據朱瘦桐君說。薄少君的丈夫沈君烈。太倉人。字卽山。朱君也是太倉人。這話是根據傳聞而來。



的。

田鶴巢君由江蘇泰縣寫信來說。十幾年前的小說月報上。登了一篇小說。名叫「科名淚。」這篇小說的主人。就是沈君烈和薄少君。不過他將沈君烈訛爲沈烈。又說沈烈是清季人。又說沈烈是吳興人。田君的意見。以爲沈薄二人的事。既見於列朝詩集。自然是明末人。決不是清季人。明末清初記沈薄的事。都作沈君烈。自然不應作沈烈。「科名淚」中也引了薄少君哭夫詩四首。其中有三首和哀恨集所載的相同。再有一首有「鄧氏無兒」云云。然休菴影語謂「張天如撫其孤。」則不應說「鄧氏無兒。」可見此詩是後人假造的。總之。「科名淚」的作者。不知是根據傳聞而以訛傳訛呢。還是憑空造出這段故事。而託名於沈君烈和薄少君。編者按。「科名淚」的話。似不可信。我的意見。正和田君相同。又「科名淚」並附載了許多沈薄二人唱和的詩。今因他可疑。一例不錄。

李嘉禾君從河南光州寫信來說。薄少君的事。也見於「說詩樂趣。」該書選錄薄少君哭夫詩

二十八首。除了十八首已見而外。再有不同的十首云云。李君并將那十首詩抄來。編者查「說時樂趣。」係清初人伍芝軒（名涵芬）所輯。有毛際可序。他的話總可以信託的。故把他不同的十首詩補錄在這裏。從此薄少君的一百詩。已輯得五十三首了。

英雄七尺豈烟消。骨作山陵氣作潮。不朽君心一寸鐵。何年出世剪天驕。  
 簡君筥篋理殘書。欲認籤題淚轉霏。忽聽履聲窗外至。回頭欲語卻還非。  
 筆成精崇墨成神。一半憐才一半嗔。文字漫傳當世口。果然知己屬何人。  
 梧下寒窗護草籬。隔紗猶似見支頤。去年此地牀前月。正是同君夜話時。  
 鶴程冠佩漸高寒。想見丰儀欲畫難。心似蓮花腸似雪。神如秋水氣如蘭。  
 苦節如君始合天。常疑唐子自稱賢。人間涉利無非業。縱賣青山亦業錢。  
 酒盃淘洗性情真。談語能招莽漢嗔。任爾機鋒多不應。只將鷗鳥待時人。  
 長門賦買甕頭香。文渴詩枯自引觴。筆債而今應謝絕。恥爲人作嫁衣裳。

黃卷縹緗擁一身。倚來爲枕臥爲茵。有時起舞敲書案。笑罵悲歌叫玉人。  
君聽哀詞意勿悲。傷蟬吊槿亦何爲。仙人一局滄桑變。百歲原同幾着棋。

### 河伯娶婦志疑

河伯娶婦。爲中國流傳甚早。且甚普遍之故事。西門豹投巫祝於河。以革河伯娶婦之惡習。尤爲人所稱道。近人且取其事編入教科書。編爲童話。於是河伯娶婦之故事。益徧傳於人口矣。

按河伯二字。在周秦時見於莊子。見於楚辭。在漢初見於淮南子。在漢見於緯書。在晉見於晚出之竹書紀年。穆天子傳。及後人增補之山海經。衆說不同處甚多。然皆未嘗言其娶婦。娶婦。惟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傳言之。補滑稽傳略謂。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其民苦河伯娶婦。巫祝巡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聘取洗沐之。浮之河中。不然。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西門豹投巫祝於河。鄴吏民大驚。以後不敢復言。

河伯娶婦。

此褚先生補滑稽傳言河伯娶婦之大略也。今再取古書之言河伯者彙集如下。

莊子。秋水。「於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陸德明釋文。「河伯。姓馮。名夷。」

又。莊子。大宗師。「馮夷得之。以游大川。」司馬彪註。引清泠傳。謂。「馮夷。河伯也。」

楚辭。九歌。有河伯。洪興祖註。卽引山海經。穆天子傳。抱朴子。清泠傳。博物志等書。詳見下文。

淮南子。齊俗訓。「馮夷得道。以潛大川。」(按。淮南又作馮遲。)高誘註。「馮夷。河伯也。華陰潼

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

廣雅。「河伯謂之馮夷。」

歸藏。「昔者河伯筮於洛戰。而枚占昆吾占之不吉。」(初學記二十卷引。)

龍魚河圖。「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御覽八百八十一卷引。)

太公金匱。「河伯。名馮夷。」(北堂書抄一百四十四卷引。)(史記封禪書正義引金匱。作馮修。)

文選思玄賦舊註引金匱作河伯姓馮名修。

山海經海內北經。「從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恆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郭璞註引淮南子。冰夷馮夷也。

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郭璞註引山海經謂。「無夷馮夷也。」竹書紀年。「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徐文靖箋本歸藏謂。「河伯洛伯。皆當時諸侯。伯爵。用與馮夷其名也。」

又竹書紀年。「帝芬十六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代易。」

抱朴子釋鬼篇。「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

清冷傳。「馮夷。華陰潼鄉隄首異人。服八石。得水仙。」（按與高誘註淮南同。）

博物志。「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統觀以上各說。河伯之疑問甚多。

(1) 關於姓名之不同者。

(一) 馮夷。

(二) 冰夷。

(三) 無夷。

(四) 馮遲。

(五) 馮修。

(六) 呂公子。

(2) 關於性別之不同者。

(一) 馮夷。即河伯。男性。

(二) 馮夷。爲河伯呂公子之夫人。女性。

(3) 關於是人非人之不同者。

(一)河伯。爲諸侯。伯。爲爵。馮夷。爲名。是人也。

(二)馮夷。華陰人。服八石。得水仙。是人修道而爲仙也。

(三)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是人死而爲神也。

(四)長人魚身。自稱河精。是怪也。

(五)冰夷。人面而乘龍。是介於神與怪之間也。

第一項姓名不同。除呂公子而外。其他皆可謂之音相近而訛傳。今已不能決其誰非誰是。此尙非重要之問題。至於二三兩項。則頗費研究矣。

此外更有可疑者。爲條舉如下。

(1)莊子言河伯。又言馮夷。未言河伯即馮夷。淮南但言馮夷。楚辭但言河伯。皆未嘗言河伯即馮夷。除緯書外。直至高誘以後之註家始言之。不知何所據而云然。

(2)九歌爲楚人祀神之樂歌。其所祀者。大半爲楚之神。何以不祀江神而祀河伯。(史記封禪

書。「及秦并天下。……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是江河各有其神。秦并天下。雖在屈原之後。然始皇前必先有其神。而始皇始祠之也。廣雅。「山神謂之離。河伯謂之馮夷。江神謂之奇相。」是亦江河各有其神。

(3) 歸藏竹書紀年所言之河伯。與其他各書所言之河伯。是否同名異實。

河伯娶婦之事。雖僅見於補滑稽傳。而未見於他書。然人民此種迷信。往往有之。是在情理之中。最後。再有一事。頗可注意。不但有河伯娶婦之事。抑且有江神娶婦之事。水經云。

江水又東經成都縣。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楊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註云。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盃恆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鬪於江岸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疲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敕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



華陽國志。亦有言及李冰者。略云

蜀守李冰。於彭門關立江神祠三所。

水經註言冰除江神。華陽國志言冰祠江神。雖有不同之處。然冰與江神有甚深之關係。則相同也。

李冰既除江神。蜀人嘉其勇。後遇壯健者皆呼爲冰兒。所可怪者。冰兒與馮夷、冰夷、音極相似。是一乎。是二乎。以時代言。河伯爲早。李冰爲遲。決非一人一事。但冰兒、冰夷、何其相似之甚也。

按。此事毫無結果。吾實無法能尋出結果。故不敢武斷。但曰志疑云爾。

### 南社掌故

南社成立於民國前三年。以民國初年爲極盛。社友約千餘人。中間亦有盛衰。至民國十二年。新南社成立。舊南社乃作一結束。然新南社僅集二次。亦未繼續發展。惟南社人數之多。與民國關

係之大。不可謂非中國文學史上一重大事也。因取所藏關於社事之文。彙爲一編。聊備史料。某雖列名社末。然所知有限。詳盡之記載。愧未能辦。是非得失。未敢參一末議焉。秋山。

### 南社啓

國魂乎。盍歸來乎。抑竟與唐虞姬妣之版圖以長逝。聽其一往不返乎。惡。是何言。是何言。國有魂。則國存。國無魂。則國將從此亡矣。夫人莫哀於亡國。若一任國魂之漂蕩失所。奚其可哉。然則國魂果何所寄。曰。寄於國學。欲存國魂。必自存國學始。而中國國學之尤可貴者。斷推文學。蓋中國文學。爲世界各國冠。泰西遠不逮也。而今之醉心歐化者。乃奴此而主彼。何哉。余觀古之滅人國者。未有不先滅其言語文字者也。嗟乎痛哉。伊呂倭音。迷漫大陸。蟹行文字。橫掃神州。此果黃民之福乎。人心世道之憂。正不知伊於胡底矣。或謂國學固不宜緩。然奚必社爲。曰。一國之事。非一人所能爲。賴多士以贊襄之。華盛頓之倡新國也。非一華盛頓之力。乃衆華盛頓之力也。社又烏可已哉。然則社以南名。何也。樂操南音。不忘其舊。其然豈其然乎。南之云者。以此社提倡於東

南之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原無分於南北。特以誌其始爾。竊嘗考明季復社。頗極一時之盛。其後國社既屋矣。而東南之義旗大舉。事雖不成。未始非提倡復社諸公之功也。因此知保國之念。鬱結於中。人心所同然。豈待有所激而然哉。當是時。主盟者爲張天如。余觀天如文學。亦未有大過人者。所以能傾倒餘子者。徒以其名位而已。一時風氣所趨。吳門金陵。兩次大集。蒞會者不下數千百輩。似亦可謂壯舉。特余所深鄙者。科舉痼矣。更甚曩時。門戶標榜。在所不免。要其流弊。歷史遺羞。艾千子文學。未必過人。而論文之見。實遠出張陳諸子上。千秋論定。當以鄙言爲不謬。文章公物。無庸雜私意於其間。阿其所好。君子所大戒。欲知來。先知往。當世得失之林。安能不三致意耶。善哉呂氏晚村之言乎。今日文字之壞。不在文字。其壞在人心風俗。父以是傳子。師以是授弟子。復爲父。弟復爲師。所以傳授子弟者。無不以躁進獵取爲事。呂氏此言。誠感慨彌窮矣。今者不揣鄙陋。與陳子巢南。柳子亞盧。有南社之結。欲一洗前代結社之積弊。以作海內文學之導師。蓋幾幾乎不自量矣。然而今之學爲文章爲詩詞者。固無一不喪其國魂者也。荒蕪榛莽。萬方一

轍。其將長此終古耶。抑卽呂氏所謂其壞在人心風俗者耶。倘無人也。以支柱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用是布告海內。有能聲應氣求。與之同步康莊。以挽旣倒之狂瀾。起墜緒於灰燼者。豈非我輩所當引爲同調。而倒屣不遑乎。詩有之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鳥聲耶。友聲耶。世豈有不喜聞鳥鳴之嚶嚶者耶。溯洄伊人。宛在水中央。毋金玉爾音。令余躑躅而徬徨也。雲間高純劍。

南社第四次修改條例

- (一) 品行文學兩優。得社友三人以上介紹者。卽可入社。
- (二) 入社須納入社金三元。歲納常捐一元。
- (三) 願入社者。由本社書記發寄入社書。照式填送。能以著述及照片並寄尤妙。
- (四) 社友須不時寄稿本社。以待彙刊。所刊之稿。卽名爲南社叢刊。
- (五) 社稿歲刊兩集。以季夏冬季朔出版。先兩月集稿付印。

- (六) 社中公推編輯員三人。會計書記各一人。庶務三人。
- (七) 社稿以百頁爲度。分詩文詞錄三種。詩文錄各四十頁。詞錄二十頁。
- (八) 選事由編輯員分任。
- (九) 社稿出版後。分贈社友每人一冊。其餘作賣品。
- (十) 各社友散處。每以不得見面爲恨。故定於春秋佳日。開兩次雅集。其地址時期。由書記於一月前通告。
- (十一) 職員每歲一易人。雅集時由衆社友推舉。連任者聽。
- (十二) 雅集費臨時酌捐。
- (十三) 凡社友確有妨害本社名譽者。候雅集時公議。取決。除名。
- (十四) 社友有於所在地組織支社者。須於成立以前。報告本社。由本社認可。
- (十五) 支社書記員。須將社友姓名住址。及一切社務情形。每半年於雅集前一月報告本社。

(十六) 條例每半年於雅集時修改。

通信處上海太平洋報報館 柳安如朱少屏

### 新南社發起宣言

南社的發起。在民族氣節提倡的時代。新南社的孵化。在世界潮流引納的時代。南社裏的一部分人。斷不願爲時代落伍者。這一點。新南社孵化中應該向國民高呼聲明的。

南社在提倡民族氣節以後。引納世界潮流以前。中間經過幾次困阨。被人指摘處也不少。然而這些都是新南社孵化的動機。發起新南社的。非但不願引爲恥辱。并且將深自慶幸。

南社是應和同盟會而起的文學研究機關。同盟會經幾度改革以後。已有民衆化的傾向。新南社當然要沿襲原來的使命。追隨着時代。與民衆相見。

南社在民元以前。惟一使命。是提倡民族氣節。因爲要提倡民族氣節。不知不覺。形成了中國文字的交流機關。新南社是脫化文字交換。而漸求進步到國學整理和思想介紹的。

這次的孵化作用分析起來頗多感慨。一同人中實在已有掛名在南社而嫌單調的著述太覺無味。自向濃郁的新途徑奮進的。二也有已上了新途徑。回頭過來。覺有改造必要的。三也有接受了外間的攻擊或訕笑。願平心靜氣地來適應潮流。并且保存南社不可磨滅的精神的。四也有可惜南社建築術的卑陋。承認南社主張革命的基礎。願幫助在舊基礎上。完成一新建築的。綜合着上述四種意義。經過了這次改造的磋商。新南社孵化。便漸近成熟時期了。

新南社對世界思潮。從今以後。願誠實而充分的向國內輸送。固然現在向國內輸送世界思潮的出版物研究機關不少。但我們既發見了這項新負的責任。總該在人類中有本分的努力。只是這宗責任太重了。我們原有的伴侶和原有的伴侶底知識、讀書力、太單薄了。所以十分誠意。願和別團體的伴侶合作。尤其願國內具有同樣責任的。加入新南社的組織中。協力進行。新南社對於國學。從今以後。願一棄從前纖靡之習。先從整理入手。國學經幾朝鄉愿文妖等的捏造割裂。實在支離得令人生厭了。然而這是鄉愿文妖的責任。與國學本身。絕不相干。國學本

身。是否占有世界學術中相當位置。在未經整理以前。誰也不能下這斷語。我們既不是神聖。怎敢代世界支配一切。所以第一步工夫。祇是整理。

我們受了以上的兩種使命。發起組織這新南社。在新南社未成立時。以上的話。只算是我們幾個人底意思。待正式成立時。還該有一度宣言。

#### 新南社組織大綱

##### 一 本社底宗旨。

一 整理國學。

二 引納新潮。

三 提倡人類的氣節。

四 發揮民族的精神。

一 本社設主任一人。總攬社務。由社員投票公舉。任期三年。連舉得連任。



本社設幹事兩人。書記兩人。會計一人。都由主任委託。任期視主任任期。

一 本社出版物分兩種。(一)新潮季刊部。(二)國學季刊部。每部設部長一人。由主任委託。撰述員無定額。由部長向社友中延訂。

撰述員須按時寄稿。

一 本社定本年雙十節正式成立。

一 本社選舉第一任主任期。定本年雙十節。先由書記部於一月前分發通告及選舉票。於雙十第一次雅集時宣布。過期投票。作為無效。

#### 附則

一 本社職員未舉定以前。暫由發起人組織委員會。代行主任職權。

一 本社臨時通信處。為上海白克路競雄女學余十眉臨時收款處。上海新開路池浜橋永德里十五號胡樸安。

## 南社叢選汪序

中國之革命文學。自庚子以後。始日以著。其影響所及。當日之人心。爲之轉移。而中華民國。於以形成。此治中國文學史者。所必不容忽也。近世各國之革命。必有革命文學。爲之前驅。其革命文學之采色。必爛然有以異於其時代之前後。中國之革命文學亦然。核其內容。與其形式。固不與庚子以前之時務論相類。亦與民國以後之政論絕非同物。蓋其內容則民族民權民生之主義也。其形式之範成。則涵有二事。其一根柢於國學。以經義史事諸子文辭之菁華爲其枝幹。其一根柢於西學。以法律政治經濟之義蘊爲其條理。二者相倚而亦相扶。無前者。則國亡之痛。種淪之戚。習焉已忘。無繇動其光復神州之念。無後者。則承學之士。猶以爲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無繇得聞主權在民之理。且無前者。則大義雖著。而感情不篤。無以責其犯難而逃死。無後者。則含孕雖富。而論理未精。無以辨析疑義。力行不惑。故革命文學。必兼斯二者。乃能蔚然有以樹立。其致力於前者。則有國粹學報南社集等。其不懈於前者。而尤能致力於後者。則有民報等。

舉此爲例。凡當時革命之文字。勿論爲單行本。爲月刊。爲日刊。皆可類推焉。革命黨人所以能勇於赴義。一往無前。百折而不撓者。恃此革命文學。以自涵育。所以能一變三百年來奄奄不振之士氣。使卽於發揚蹈厲者。亦恃此革命文學。以相感動也。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十有二年矣。治未可致。而亂且日甚。說者有謂由於革命文學之徒事與奮。以致憤張者。愚則以爲士氣萎靡如此。患不與奮耳。何憤張之足云。士之大患。在於見利害太明。好議論人長短。而不務實踐。此小人無忌憚之資也。惟拙樸勇毅之革命文學。始足以矯而正之。故愚於今日。惟革命文學不能普及之是懼。且將努力以增益其所不能。使革命文學。不惟普及。且日以進步焉。此誠革命黨人應有之責也。南社諸子。以氣節文章相尙。其在當日。皆能皎然不欺其志。比年以來。喪亂弘多。遂稍稍有變節者。譬之於樹。枝葉黃落。亦新陳代謝之常。執此以訾其根本。適自承其顛而已。嗟夫。死者已矣。其精神所寄存於文字。常能發其光燄。以爲後人導。其猶生存者。則負中華民國之重以前趨。不達其所蘄之境。必不蹶然以止。庶幾所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者歟。老友胡樸安。爲南社叢選

既成。屬爲之序。因以所感。質之樸安。以爲何如。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汪兆銘精衛謹序。

### 南社叢選傳序

歲戊申。松陵陳佩忍、柳亞盧、倡南社於海上。余與寧太一、自長沙應之。初不過數十人。洎辛亥光復。海上之會。號稱極盛。社籍所錄。亦纔及二百人耳。先是社中方以激勵國人爲幟志。又嘗脅於清吏之羅織。則庚其詞。隱其旨。以求抒其志之所鬱結。而一通其道於述往思來之旨。容有當焉。昧者不察。至有以明季遺老相讖者。蓋未審作者之志。無足怪也。清社既屋。海內之士。颺發雲起。人奮筆。家振響。通都大邑。率有日報。以相鼓吹。則又多爲南社人士所萃。互引并進。聲氣應求。不二年間。而社籍幾及千人。其文辭務爲蹈厲奮發。不可一世。如日初出。震金炫采。然於憂深慮微之旨。未嘗不三致意也。屬大盜當國。欺時竊帝。威暴陵轢。士或以鬻。而吾社斷軀庚獄。逃名遁跡。不爲威屈利誘者。蓋頂趾相望。而劉歆揚雄之倫。不與焉。則數年來。砥礪氣節之效也。顧徵應既廣。其來無方。華士驚名。習爲標榜。雜蕭艾於蘭荃。薦申椒以糞壤。遂至門戶相軋。意氣相傾。始以

齟齬。終之離異。推厥本始。其失也濫。滋世詬病。亦有由已。邇年以還。白浪西來。士不悅學。輕去其故。而新是謀。環顧舊人。慮皆哀樂中年。易生厭倦。社事不斬。蓋亦幾希。佛說因緣。生住異滅。例之社事。已庚甫生。元二則住。丁戊漸異。今乃滅之是憂。中與之圖。抑其有待。蓋通國之憂。而非徒吾社之憂也。安吳胡子樸安。瘁學鞠教。甄文綜獻。感故舊之凋落。綿往迹於未湮。乃就社集所刻。綜之剔之。爲南社詩文詞選若干卷。僕昔有斯志。願以荒學。未能而廢。今猶耿耿。集社刻者。柳子亞。盧之力爲多。嘗見其每集稿成。皆朱絲闌親端書。偏左。其右逐字圓規。光黑萬珠。曾不少苟。歲已未。雲間姚石子主任。余寓居海上。與編二十一集。但取草藁。參錯付印而已。胡之勤不必如柳。而甄綜芟削之功。則過之。是南社得柳而大。得胡而長也。盪襟西冷。歸次滬濱。文讌從容。出此索序。展卷見寧生。爲之涕隕。其繼寧爲鬼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至如僕者。少作雕蟲。已成夙悔。惡札盈帙。一無可析。而胡子且過存之。則適貽斯集之玷而已。中華民國十二年初秋三日醴陵傅熊湘序於長沙寓廬之古薔薇下。明日寄。

## 南社叢選柳序

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年。余與陳巢南諸子。始創南社。迄今十五載矣。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一時國運之變遷。人才之代謝。均有不勝今昔感者。約而言之。可分爲三期焉。自己酉至辛亥。爲第一期。時則胡燏方張。士氣彌奮。西臺慟哭。人謳皋羽之歌。智井沈書。家抱所南之史。一時澤畔行吟。山陬仗劍。不少慷慨義俠之士。迄乎革命軍興。而建牙開府。與夫參贊帷幄者。率多吾社俊流。是曰醞釀時期。不啻全盛矣。自壬子至丙辰。爲第二期。新邦初建。想望太平。顧周寶丹首義淮上。身死而仇未復。海內已竊竊然憂之。有刑賞不明之憾。其後賊凱盜國。誅鋤異己。逆謀未露。先隕遯初。唐燾將銷。猶殘英士。而寧太一、楊性恂、陳勅生、周仲穆、仇蘊存、范鶴仙、程韻蓀、吳虎頭、姚勇忱諸君子。並斷頭瀝血。白首同歸。幾幾乎舉吾社之良而盡殲之。是曰摧殘時期。然青燐碧血。抑足蔚爲國光焉。自丁巳至癸亥。爲第三期。洪憲附逆。涇渭始淆。元兇天戮。小醜繁孳。安福政學。靡不有吾社之敗類。甚至賄選獄成。名列丹書者。赫然一十九輩。而其他反顏事賊。奔走僞庭者。猶不與

焉彼其之子。豈不口仁義而筆孔孟。然廉恥道喪。抑又何說。此則吾社之大辱。雖傾西江之水。不足以洗之。縱蔡幼囊流血於夔巫。易梅僧橫尸於楚市。一薰而百蕪。寧堪相抵哉。是曰墮落時期。蓋哀莫大於心死已。曠觀前史。幾復清流。臥子瑗公。勿參維斗。名在日月之表。而陳名夏李舒章輩則何如。又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余生扶九孟樸之鄉。而謬膺天如受先之任。負乘致寇。有託而逃。亦有年矣。蒿目人倫。私憂竊嘆。以爲周之夔陸文聲不出於外侮。而出於內訌。已慨然有非種必鋤之感。政變以還。抱斯義益篤。私謂假我數年。舉社集全編而刪定之。以人存文。以文存人。庶幾有嚴於衰鉞者在。樸安胡子。乃先我爲之。旣早鉛槧。遂乏準繩。蓋無藉之徒。固有朝巢由而暮跖躄者。余又烏能蔽罪於胡子也。要之承學之士。手此一冊。十五年來文章政治之得失。亦旣昭然在心目中。若夫流芳遺臭。爲罪爲功。則今日或且未有定論。集中諸人。幸而未卽於墮落者。又安可不兢兢自勉其終始也。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吳江柳棄疾敘於海上寓樓。

南社叢選自序

文章與時代有關係。一時代之文章。必感受一時代之影響而成。其影響也。有順受。有反感。其順受也。昌黎所謂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是。其反感也。其弱者則有變風變雅之作。其強者則有弔民伐罪之辭。南社之文章。一時代影響之反感者也。夫文章之道。和平難工。激昂易妙。和平之文章。非涵養有素者。不能得其沖粹之氣。非幾研極深者。不能發其精微之理。若夫激昂之文章。慷慨之夫。剛強之士。出於胸中。流於腕底。固可以使頑廉懦立。泣鬼神而感風雨。然而意氣用事之徒。亦得奮筆於其間。竊能文之號。賣譽於當時。南社影響時代之反感。其發爲文章也。固宜出於激昂之一途。惟其出於激昂也。掄擊清廷。排斥帝制。大聲以呼。振啓聾聵。垂涕而道。曉諭顛蒙。氣類所通。薄海斯應。故慷慨之夫。剛強之士。歸之。意氣用事之徒。亦歸之。不得志於滿清。無由奮跡於利祿之途者。亦歸之。流品雖雜。目標則一。略其心跡。論其文章。固一時代影響之反感。而不可以忽者也。民國成立。反感之目標既去。向之意氣用事者。不能固其初志。無由奮跡於利祿之途者。反得假爲捷徑焉。於是其歸者致身於通顯之域。其愿者奔走於權勢之門。激昂之氣。一亦變



而爲脂韋之容。南社減色。吾輩亦覺汗顏焉。雖然。南社之文章。影響一時代之反感。其可存之價值。初不因少數不肖者而稍減。卽不肖者。當時之文章。亦確能發抒反感之思想。而有義形於色之概。文章者。時代之出產物。非個人之私事也。茲編所錄。存一時代之文章。用以推見一時代反感之所及。至於文之美惡。人之賢否。則非茲編之所注意者也。民國十三年四月涇縣胡韞玉自序。

### 紫姑與文人之劄葛

民國五六年。以至十五六年間。社會上盛行扶乩之事。北自北平。南至上海。乩壇林立。信之者謂爲真有仙人降壇。不信者謂爲全是「鬼話」「邪說」。按乩仙荒謬。當然不可信。不必多辯。今試述乩仙之來歷及其變化。則亦研究社會史之資料也。

按乩仙確有一千五百年以上之歷史。然「乩」字之出現。則不過三百餘年。蓋滿清以前。皆作

箕仙而不作乩仙。(證見下文。)乩字似亦不見於他書。疑清以前無此字也。今欲談乩仙。當先言箕仙。

箕仙之起源。乃出於請紫姑神。荆楚歲時記云。

正月十五。其夕迎紫姑。以下將來蠶桑。并占衆事。

紫姑果爲何神。又如何迎法。則劉敬叔之異苑。詳言之矣。其言曰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去。」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占衆事。卜行年蠶桑。

是迎紫姑神於晉及南北朝時已有之。紫姑又作子姑。同音借用也。蘇東坡有「子姑神記。」紫姑又作七姑。音相近而訛也。今黔湘各處猶有迎七姑之戲。並有迎七姑歌。其歌附錄於篇末。茲不贅。然迎紫姑神與「箕仙」何涉。曰。觀於五代時徐鉉之稽神錄。可知紫姑神之變爲箕仙矣。

稽神錄曰。

取飲箕。(按竹器也。疑即今之筴箕。)衣之衣服。插箸爲嘴。使畫於粉盤以下。(按粉盤今變爲沙盤。)

按取飲箕衣之衣服。插箸爲嘴。即異苑所謂「作其形」也。大抵以箕俯臥於地。披以衣服。又以箸支撐之。神來。其箸即劃地言事。而又必有人扶之。故曰扶箕。自宋至明言扶箕事者。皆作箕而不作乩。亦有已死之文士憑箕作詩文。不必紫姑神也。宋洪邁夷堅志乙集云。

王清臣請紫姑。唐進士劉又作文數百言。

又郭象暎車志云。

臨安人家請紫姑。岳侯降之。

又許彥周詩話云。

請紫姑神。大抵皆作詩。一士人家請之。既降。請作雨詩。頃刻滿紙。其警句云。簾捲滕王閣。盆翻

白帝城可喜也。

元陶宗儀輟耕錄亦載扶箕詩云。

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

明郎瑛七修類稿亦載箕仙一絕云。

風露淒涼雨過天。窗疏有月到牀前。夜深不作紅塵夢。注得南華四十篇。

又謂有人以芭蕉置袖中乞詩賦云。

袖裏深藏半葉青。知君有意侮神明。今宵試聽西窗雨。欠滴蕭蕭一兩聲。

明楊慎升庵詩話云。

宋元小說載箕仙詩多矣。近日一事尤異。正德庚辰。有方士運箕賦詩。隨所限韻。敏若夙構。而語不凡。其爲喬冢宰賦白巖行云。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冰壺倒月色澄澈。瑤台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

空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發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眞謁帝獨步天上瓊瑤宮。頭角嶒嶸自卓立。胸襟磊落誰磨礪。商家傳說作良弼。宋室張浚多奇功。憶昔江樓吹鐵篴。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分一諱貽此公。天然意氣自相合。芳稱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滄溟東。此詩成一卷。箕仙運筆所書。詩旣跌宕。字又飛舞。豈術士所能贗作者。吁異哉。

統觀以上各則。或云請紫姑。或云紫姑賦詩。或云箕仙賦詩。或云劉叉岳侯降。細讀之。可見其變遷之跡。其他詩不過小巧。若升庵詩話所載一首。大筆淋漓。洵不易得。惟降壇者不知是何仙也。又蘇東坡子姑神記有云。

神降於郭氏。以筭劃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名媚。字麗卿。……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

其詩不可見。未知如何。然爲女鬼所作。亦大抵如「風露淒涼雨過天」之類耳。

又六一詩話云。

石曼卿卒後。故人有見之者。言今爲鬼仙也。所主芙蓉城……其後降一亳州舉子家。留詩與之。余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神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

按歐陽公但言曼卿降亳州舉子家。留詩與之。而未言如何留法。想亦憑箕而作詩耳。

於是可得一總結束如下。(一)其最初爲迎紫姑。至歐陽修時已有文人憑箕作詩。甚至如岳侯亦會下降。(二)通作箕仙。(三)楊升庵時箕仙所作詩已大變。比前爲有進步。然而猶未有呂洞賓降壇。猶未稱爲乩仙也。乩仙及呂洞賓降壇。蓋始於明末清初。清初虞初新志載洪若臯所撰乩仙記一篇。略云。

乩。或作吓。與稽同。後人以仙降爲批乩。名之曰乩仙。亦謂箕仙。又謂之扶鸞云。凡乩仙多自稱

呂祖。(按卽呂洞賓也)……故乩仙最善賦詩。喜與讀書子言科場事。甚驗。予邑諸生姓張。名報韓。字元振。善讀呂祖。云傳自金壇貴遊子。其咒乃呂祖親授。持咒極熟。隨意寫符請之。無不立應。

是爲呂洞賓降壇之始。而乩仙二字。亦於此時始流行也。今日扶乩者。無不請呂洞賓。而呂洞賓亦無請不來。然以呂洞賓爲主。而其他已死之文人。及古代不可知之神仙。均能降壇。最可笑者。前清易實甫在湖南設乩壇。有太古時之大蟒。亦臨壇賦詩。自稱白老兒云云。(見湘壇集)又據乩仙記。謂呂洞賓能爲人批點八股。求其批點者。將文送至山洞中。明日往取。咸有仙筆爲之批評云。又謂呂洞賓嘗以自畫小像贈其弟子云云。按其畫不知何如來。想亦取自山洞也。因憶前數年上海之靈學會。曾爲仙靈照相。則比呂洞賓自畫小像爲尤進步矣。可笑孰甚。

自洪若皋「乩仙記」以後。皆作乩仙。而箕仙二字。遂無人用。清人記乩仙事最多者。莫如閱微草堂筆記。然作者非盡信乩仙。而亦有闢乩之語也。

如云。

有歌童扇上畫雞冠。於筵上求李露園題。露園戲書絕句曰。紫紫紅紅勝晚霞。臨風亦自弄天斜。枉教蝴蝶飛千遍。此種原來不是花。皆歎其運意雙關之巧。露園赴任湖南後。有扶乩者。或以雞冠請題。即大書此詩。余駭曰。此非李露園詩耶。乩忽不動。扶乩者狼狽去。顏介子歎曰。仙亦盜句。或曰。是扶乩者本僞托。已屢以盜句敗矣。

又一則云。

先姚安公言。有扶乩治病者。仙人自稱蘆中人。問豈伍相國耶。（按。伍子胥也。）曰。彼自隱語。吾真以此爲號也。其方時效時不效。曰。吾能治病。不能治命。（此亦扶乩者之巧於騙人也。）又一則云。

吳雲巖家扶乩。其仙云邱長春。一客問曰。西遊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批曰然。又問仙師書作於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司馬。唐太宗之



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動。再問之。不復答。知已詞窮而遁矣。（可笑。）又一則云。

姚安公未第時。遇扶乩者。問有無功名。判曰。前程萬里。又問登第當在何年。判曰。登第卻須候一萬年。意謂或當由別途出身。及癸丑萬壽恩秩登第。方悟萬年之說。後官雲南姚安府知府。乞養歸。遂未再出。并前程萬里之說亦驗。大抵幻術多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則確有所憑附。然皆靈鬼之能文者耳。所稱某神某仙。固屬假託。即自稱某代某人者。叩以本集中詩文。亦多云年遠忘記。不能答也。其扶乩之人。遇能書者則工書。遇能詩者則能詩。（按。亦有能奕能畫者。均見閱微草堂。甚至有能閱八股文者。見前引乩仙記。）遇全不能詩能書者。則雖成篇而遲鈍。余稍能詩而不能書。從兄坦居。能書而不能詩。余扶乩。則詩敏捷而書潦草。坦居扶乩。則書清整而詩淺率。余與坦居實皆未容心。蓋亦借人之精神始能運動。所謂鬼不自靈。待人而靈也。善龜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吉凶。亦待人而靈耳。

閱微草堂關乩之語。自有至理。末一則尤為透澈。近人解釋扶乩。謂為心理作用。亦即此意也。或謂扶乩多盛行於亂世。謂為太平之世。其鬼不靈云云。引明末及近日事為證。亦言之成理。然在紀曉嵐時。天下不可不謂之太平。何以閱微草堂中所記乩仙事之多也。又蘇東坡時。亦非亂世。何以有何麗卿降筭作詩之事也。

乩仙之詩。除散見於前人筆記詩話而外。專刻成書者。世亦有之。余嘗見二種。（想我所未及見者尚多。）一為對山閣語錄。一為湘壇集。對山閣語錄者。前清咸同時。先祖與友人結社扶乩時。乩仙所為詩也。對山閣為其設壇處。襲儒家釋家語錄之名。而題曰語錄。湘壇集者。易實甫蔡伯浩寄禪等在長沙結社扶乩。人與仙唱和之詩也。卷首有皮錫瑞葉德輝兩人序。為琴志樓叢書之一種。

兩書中所載之詩。有甚佳者。仙不仙吾且不管。但就詩論詩。為各錄數首如下。

呂帝一首（按呂帝即呂洞賓。不知此何以稱帝。）

今古依然。問何人擎柱中天。扶鸞駕鶴。風骨自高騫。紫虛府觴詠流連。玉清宮筆削莊嚴。餐霞飲露幾千年。一劍隨身過三島。楊枝水灑徧三千。生平難了渡人願。常與人世結塵緣。掃不盡癡雲愁霧。流不盡禍水貪泉。喚不醒柳眠棠睡。紐不轉意馬心猿。擺不脫名韁利鎖。留不住兔轉烏旋。填不滿茫茫慾海。補不足渺渺情天。黑騰騰凶餓不斷。紅烈烈烽火無邊。年去年來如轉燭。村前村後餘殘煙。日光照耀黃金窖。月色淒清白骨寒。亂紛紛空求佛。急忙忙空求仙。仙人初亦結善緣。佛經都是教善篇。猛回頭是岸在眼前。

張真人一首

大笑下蓬萊。天風浩蕩碧雲開。竟從何處掃塵埃。急忙忙去不回。亂紛紛。催復催。世上十分逞強漢。山下一朝歸土堆。愛甚麼利。惜甚麼財。不如做一個善人。除幾年惡災。種幾代善胎。優哉游哉。常與神仙日日往來。功成結伴登瑤台。

宏教真人一首

善善善。家內急需何能緩。打破鍋。打破碗。白雲在屋炊煙斷。忍饑忍寒呼仙伴。仙人賜爾救窮方。服之頭回心更轉。心轉心轉。總是一生從善。善家自有福神臨。春風滿室日和暖。善善善。莫言日近長安遠。

彭南昫真官一首

繁華久消歇。一雁下寒坡。月印空潭靜。風鳴落葉多。菊花真傲士。梵語亦清歌。妙諦何人悟。高樓近絳河。

拐仙踏歌三首（踏歌古有此調。見全唐詩。）

踏歌踏歌。人生幾何。功名如石火。年華如水波。四千年雲蕩日摩。滄海桑田幾經過。吾這拐杖。化作龍哦。踏歌踏歌踏歌。

踏歌踏歌。光陰幾何。月影圓時少。人生苦的多。挑起八百斤擔兒。奔波復奔波。癡人如醉夢。鐵漢受消磨。吾這一拐杖。扶幾人登崑崙。渡銀河。歎人世紛紛。如蟻旋磨。如鳥投羅。踏歌踏歌踏歌。

踏歌踏歌。世界幾何。今古如棋局。乾坤似網羅。爾看那三國孔明。也扭不轉漢山河。一場大劫。土塚峨峨。不如吾這拐杖。泛滄海。入巖阿。口裏說些因果。手中掃些邪魔。踏歌踏歌。

和惠真人一首

淒風冷露桂花天。一種奇香繞座前。記得廣寒千萬樹。漫空金粟月華圓。

孫真人一首

輿行到處篆煙香。滿眼如雲隴上黃。我欲醫人心裏病。太清空處覓仙方。

和惠真人示悟一一首

一道文光射斗魁。知君原是不凡才。茫茫苦海愁難盡。且飲仙壇酒一杯。

唐真官示善始一首

君家居住善壇前。恰與仙人結善緣。好種梅花三萬樹。風清月皎讀書天。

(以上見對山閣語錄)

呂仙捉拍滿路花詞四首（按呂洞賓原有此詞一首。見全唐詩此疊韻續作也。）

枕頭原可借。臥榻未能安。乾坤人擾擾。我閒閒。看他松柏。節錯與根盤。一木難支廈。歲已寒深。後凋終遜神仙。曳年來曳緒秋蟬。耳順再周天。更番花破甲。豈摧殘。金剛不壞。魑魅奪丹難。來往乾坤大。十洲三島。勝遊何止廬山。

鯨波揚大海。蜃霧蔽長安。鼓鼙聲動地。且閒閒。良宵莫負金瓊與銀盤。親勸長星酒。便斫此頭。依然富貴神仙。笑諸君辜負貂蟬。仰屋杞憂天。可憐松與柏。盡凋殘。委心任運。藉口挽回難。更有□□□。（原註。此三字不忍書。）用夷變夏。開門揖讓江山。

苞桑非易固。磐石究宜安。羊亡牢可補。莫偷閒。英雄人做。才始顯盤盤。白帝吾能斬。鬼膽寒生。功成再作神仙。勿呻吟抱葉如蟬。空咽暮秋天。屍居餘氣耳。殼將殘。急圖展翼。過此欲飛難。海上屠鯨去。乘風破浪。乃爲整頓河山。

不然歸去好。倒覺夢魂安。閒閒無一事。日間閒。雙丸滾滾。日月走如盤。滄海桑田變。大劫茫茫。脫

身惟有神仙。笑螿螂枉捕秋蟬。得失總由天。著高棋對敵。局終殘。黃粱夢熟。喚醒世人難。五老峯頭立。從旁袖手。看他百戰河山。

白仙贈函叟一首（白仙。即白老兒。函叟。即實甫之父函樓。）

恍惚新磨一鏡函。匡廬山色蠶湖涵。此間便是神仙洞。何必移居到上藍。

真一子四首（即實甫之亡姊。）

隨處而安我亦能。茫茫滄海若風鐙。夜殘莫問人間事。支杖來攀百尺籐。射蛟暴虎我何能。且坐蒲團守佛鐙。靜鎮心兵觀浩劫。危巢自在枕枯籐。觀假觀空爾自能。禪心寂照似禪鐙。一痕寒月侵人骨。古剎荒涼倚折籐。（原注。此首贈寄禪。）對客揮毫強自能。金猊綠燧伴孤鐙。翩翩長袖爲君舞。莫笑詩仙筆似籐。

白仙祝函叟壽詞一首

主多賓客飽。客少主人安。日忙文酒會。老兒閒。檳榔消食。金出穆之杵。夜靜天空後。扶醉歸來。家

家夢我神仙。笑今宵吟又聯。蟬得句欲驚天。筆搖星斗落。落江殘。蛟龍嚇走。尾大掉頭難。雄劍橫空倚。一聲長嘯。喝沉海上三山。

白仙祝函叟壽詩一首

一臥廬山煙霧間。主人相召未能閒。蝶爲莊叟甫離枕。雞法孟嘗先度關。杖底白生雲夢月。袖中青捲洞庭山。匆匆來作函樓壽。擊鉢催詩破醉顏。

白仙題畫二十首

東山謝安石。閒看白雲過。入岫不爲雨。其如天下何。(題東山雲岫)  
我從峨眉來。五華礙雲漢。老夫踢倒之。濕翠落天半。(題五華聳翠)  
喧囂我厭聽。生愛傍林棲。撥刺化爲鯉。幽禽驚亂啼。(題鯉林聽禽)  
獨立崑崙頂。黃河繞成帶。合此繫之腰。環中天地大。(題黃崑環帶)  
日高不知曉。遮此一峰青。倘使黃鸝囀。人間夢可醒。(題黃鸝春曉)



紫嵐浮有光。夕照淡無影。以手撐爲雲。紅紫兩相併。(題紫嵐夕照)  
一焚動經旬。戴工火難壓。可憐人世間。青山亦多劫。(題戴工野燒)  
新林看不舊。朗朗玉山行。不用遮雲母。何如掛水晶。(題新林屏玉)  
團山數聲鐘。匆匆吼霜夜。世人不知警。老兒獨驚怕。(題團山霜鐘)  
桐山尖似筆。卓立與天齊。豪傑未能舉。神仙時一提。(題桐山卓筆)  
廬山蓮花峯。老兒作屏幃。多此一拳石。擲在皖江上。(題蓮花石幃)  
越歌巴調來。水瑟湘琴杳。西溪漱鳴玉。此音世間少。(題西溪琴韻)  
五丁力開闢。爲放三峽船。女媧如補之。萬古不見天。(題巫峽窺天)  
風雪使天昏。波濤作雷吼。古人胡不來。孤舟守樊口。(題樊口候霽)  
西湖好山水。雨後倍清麗。衣香何處來。人語出煙際。(題西泠語煙)  
江頭鐵甕城。橫截夕陽明。爲有詩人在。餘霞炫晚晴。(題潤州眺霞)

江神差有知。強借石尤力。阻君留一詩。始容過采石。（題采石阻風）  
 昨我過洞庭。洞賓正吹笛。吹出月滿湖。望見我顏色。（題洞庭望月）  
 足踏七賢頂。身飛五老峯。手攀星斗落。江上擊蛟龍。（題匡廬攀斗）  
 滄海蛟龍穴。鯨鯢亦假威。乘颺落長劍。怒撥海濤飛。（題滄海乘颺）

（以上見湘壇集）

附考異

蘇東坡子姑神記又云。「神復降於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置筮其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筮劃字。……據此。則以草木爲婦人。而不必用箕矣。

又史記封禪書云。「神君所言。上（指漢武）使人受書其言。」按神君欲言。必須書之。其書也。必須方士受書之。即神君之言。必藉方士之書而後得見也。其事絕似扶乩。然非出於請紫姑神也。謂扶乩起於此。亦可備一說。

後世雖由請紫姑而產生扶乩。然「請紫姑」至今有之。卽訛爲請七姑。請七姑歌云。正月正。麥草青。請七姑。問年成。年成問得梳攏。前一梳。後一梳。梳得七姑笑呵呵。前一耍。後一耍。耍得七姑騎白馬。七姑七姑。要來早點來。莫俟黃昏夜晚來。黃昏夜晚露水大。打濕七姑繡花鞋。

### 一葉詩話

#### 日本女子談漢詩

前清光宣時。中國初廢科舉。爭言西學。於是一般學者。視中國舊學如敝屣。以爲略不足惜。其時有充京師大學教授之日本人。作大言曰。十年而後中國當聘日本人教漢文。按此言實未免過甚。當時中國人雖不重視漢文。然十餘年來。舊學不特不曾滅亡。而研究方法。大有進步。又何須請日本人教漢文哉。頃閱柴小梵君所著梵天廬叢錄。有一則。謂有日本女子。善爲漢詩。嘗自誇曰。中國自新詩盛行。詩學破產。將來中國當派留學生至日本學三件事。一舊法畫。一圍棋。一卽

漢詩也。余按此言正與前清時某教授之言相同。除圍棋一事。中國確不及日本而外。舊法畫及漢詩。日本終不能與中國頡頏。余不信西洋畫能奪中國畫之席。亦不信新詩出舊詩即消滅無遺。然西洋畫與新詩。自有其價值。亦不能不承認他。

日本首相清浦子爵詩

去年日本首相清浦子爵。遊歷中國。抵大連。中國人王建堂、黃越川、楊鳳鳴、畢大拙諸文人。以清浦善爲漢詩。開會歡迎。而日本詩人原田恕堂、立川卓堂、福田象外諸君。亦在座。清浦年已七十。而吟興未衰。卽席分韻成詩。精神煥發。其詩云。客自龍沙萬里來。休嗤衣上帶塵埃。今宵舊雨與新雨。肝膽相披酒幾杯。按此詩確佳。其豪放之概。亦正稱其爲人。然改酒幾杯爲酒杯。則更好。何也。此詩旣以豪放見長。則一字比幾字爲更爽快。如一見如故。一諾千金等成語。其重要處。只在一字。改易不得。今肝膽相披句之一字。正與此相同。用幾字遜色多矣。然清浦此詩。究不愧爲佳作。如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風字初爲德字。他人改爲風字。然未嘗以

一個字而棄其全文也。

橋本關雪詩

日本名畫家橋本關雪。來遊中國。爲滬上某名妓。畫一大幅馬。並題詩云。汗血馳驅幾戰場。英雄一去夢茫茫。朱門不市千金骨。殘草秋風嘶夕陽。此詩絕佳。勝於清浦子爵多矣。

紀事詩一

余近作紀事詩若干首。詩雖不工。然語語皆紀實事。樸實不華。近於寫實。讀之可見吾生活之一斑也。買菜云。清初瓢兒菜。一餐三個錢。可笑石濤貧。猶待畫中看。歎我口福薄。遲生三百年。百倍當時價。買菜何其艱。春筍玉箭秀。秋豆珍珠圓。只愁無菜賣。購者皆爭先。我疑賣菜叟。定當面圍團。誰知彼老圃。吁嗟爲我言。歲饑世且亂。種菜良復難。久雨則苦溼。多晴乃苦乾。幸而風雨調。又復患烽煙。羸弱皆避匿。壯丁多徙遷。老夫死不去。種此半畝田。僱工出重價。入市納苛捐。賣菜以謀衣。一身衣不完。賣菜以謀食。缶空如罄懸。嗟我賣菜者。生涯亦可憐。我聞老圃語。不禁發長歎。

菜亦不易咬。何況是肥鮮。空讀石濤詩。爲之流饑涎。賣書云。集書八千卷。能集不能讀。夫豈不欲讀。所苦日不足。如富翁買田。倉中有餘粟。究竟一餐飯。能須米幾掬。徒供鼠雀飽。賸得滿倉穀。如武人擁兵。益多則益黷。明知供給難。名額那肯縮。一旦忽譁變。不能自約束。可笑黃堯圃。買書不惜錢。書亦與錢同。不能帶入棺。奇絕朱承爵。美姬換漢書。不知班孟堅。甘作玩物無。我有八千卷。本來不算多。爭奈一椽屋。其小僅如螺。書將奪人居。人其奈書何。欲將吾所有。公之於當世。良田尙不惜。何況是故紙。其如吾所有。不過八千卷。豈敢自誇張。號曰圖書館。公開既不足。私蓄又有餘。欲插苦無架。每遷必借車。外物皆爲累。此語真不虛。卷帙亦如是。豈必是寶珠。不若作達觀。視之蔽屣如。付諸舊貨攤。微有利可圖。待價此賤賣。此後皆聽渠。甌亦任其覆。窗亦任其糊。交割既已畢。地廣吾心愉。轉笑珍藏者。所見何太拘。

## 紀事詩二

頃復成紀事詩一首。所言亦皆實事。乃民國十六年。作於上海寓所也。因並存於此。詩云。夜半正

好睡。忽然聞鎗聲。此聲已聽慣。安睡不復驚。但使國有利。寧復慮犧牲。是故蒙首臥。靜以待天明。飛彈聲颼颼。巨砲響訇訇。牆泥多剝落。屋瓦亦驚鳴。恰如在壁上。默觀楚漢爭。須臾天漸曉。鎗聲亦暫停。一息尙存在。飲食須經營。披衣下牀走。鹽米難忘情。釜中雖乏粟。幸有水可烹。急覓晨報讀。警信紛縱橫。市民多避地。競向鄉鎮行。滬市本叢雜。久已患人盈。所冀逃者多。物價當減輕。利害本難言。聊復安吾生。

蓮葉何田田

漢樂府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按以田田二字形容荷葉或云謂其多也。余竊以爲是利用像形。蓋田字篆文作⊕恰如出水之荷葉。亦猶「十字街」、「之字路」、「丁字水」之類也。

虞山山歌

虞山有山歌云。吃吃粥。喝喝湯。看看情哥看看郎。情哥似正月裏梅花。二月裏杏花。三月裏桃花。紅裏泛白。白裏泛紅。怎樣個好。吾郎似四月裏菜花漸漸的黃。按此歌甚佳。而尤妙在第三句雖

長而不覺其冗。此歌本亦可改爲整齊之七言絕詩。如云。吃吃粥來喝喝湯。看看情哥哥看郎。哥似桃花怎樣好。郎似菜花漸漸黃。整齊固整齊矣。然遠不及原文之活潑。且亦不便於曼聲長歌。故知原文欲便於唱。不得不於第三句加長也。吾人苟再爲加長。亦無不可。如云。情哥似正月裏梅花。二月裏杏花。三月裏桃花。四月裏薔薇。五月裏榴花。六月裏荷花。七月裏鳳仙。紅裏泛白。白裏泛紅。怎樣個好。吾郎似八月裏桂花漸漸的黃。使於第三句能作一氣唱。亦無不可。則此歌長短亦無一定格局。在唱者隨意增減可也。

通俗詩文選本妄改成文

通俗詩文選本。妄改前人成文。可惡已極。如劉基司馬季主論卜一文。中有數句云。露發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磷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蠶字不常見。通行本古文觀止改作蚤字。蠶不鳴。與下文笙笛何涉。許指嚴選國文讀本。於此字作蚤字。比較的已好。然仍非原文也。又此篇復有數句云。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按夜字謝字爲韻。春字新字爲韻。通行



本古文觀止改爲一春一秋。亦大誤也。宋人詩。芭蕉分綠與窗紗。與字猶言給與也。贈與也。而俗人不解。改爲芭蕉分綠上窗紗。雖亦可通。然不及原文之佳。蓋原文分字與字相聯絡也。

有意味之俗話

俗語有不可解者。然亦間有含極精確極深奧之意味者。惟常人不甚注意耳。今以思想所及。爲記兩則於此。江浙間稱時鐘十五分爲一刻。廣東香港則稱十五分爲一角。刻爲時刻之刻。角則似無意義。而不知角字比刻字尤爲確切。蓋十二句鐘爲一圓周。卽三百六十度。十五分爲一周之四分之一。卽九十度。亦卽算學中之直角。凡角雖不限於直角。然惟直角爲正角。故稱十五分爲角。非無意義也。

因此吾又涉及銀幣。今日通行之小銀幣。稱爲角子。其角字亦卽從此得來。蓋二三十年前。上海猶稱兩角（今通稱雙角）之小銀幣曰四開。一角（今通稱單角）之小銀幣曰八開。八開爲四開

之半。而即根據於四開而得名。四開者。即表明爲一枚四分之一也。全枚平均四分之一。每份所有之角。爲九十度。故曰四開。又曰角子。不然。四開之名何解。惟由此言之。則最初之雙角。每四個即可免大洋一枚。事實是否如此。未及查考。然四開八開之名。確是有之。倘否認此說。則四開之名。何自來乎。

今人通稱物件曰東西。由來甚久亦甚普遍。然究未知其何解。古人有解之者。謂不稱南北而稱東西。因南方屬火。北方屬水。水火不須購求。隨處可得。故凡須錢購賣之物。均謂之東西也。此說穿鑿附會。極不可通。今人有解之者。謂即今日盛行東洋貨西洋貨之讖語也。此說亦無稽。余另聞一說。較爲近理。蓋日出於東而沒於西。所謂東西者。即自日出時至日入時所需用之物。皆包括在內。簡言之。即一日之間所需用之各物也。再簡言之。即日用品也。或謂指自日出之地至日入之地所有之各物。亦可。然不及前說之佳。不知研究俗語者以爲何如。其另有圓滿之解釋乎。

## 短簡

漢魏至南北朝時。文人喜作短簡。寥寥數語。言愈簡而情愈深。其最短者。往往在十字上下。如應璩與許子俊書云。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王羲之送橘帖云。送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又雜帖云。思卿一面無緣。可歎。可歎。梁元帝與王僧辯帛書云。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如此之類。不一而足。

後之作者亦多。而以寒食帖及吳越王錢鏐遣王妃書爲最佳。寒食帖云。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數日間。得且住爲佳耳。遣王妃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

明末陳繼儒、王穉登、袁石公等所作尤多。然遠不及魏晉人簡談高古。如王穉登答沈飛霞云。沈郎瘦似黃花。纔對黃花。便黯然相念。以比魏晉人作。自可分高下。至其與馬湘蘭諸簡。則尤下矣。上所述短簡。最短者爲遣王妃書。共九字。次爲王羲之雜帖。共十字。然世說新語載謝安與王羲

之書云。敬和棲託好佳。只六字。書簡之短。無過於此。

西洋文字。本比中國爲冗長。而書簡尤不嫌反覆詳盡。以見其情之纏綿。然古代斯巴達之語言。則極力求簡潔。而刪去其一切浮辭。時馬其頓王非力伯。以兵臨斯巴達國境。先遣一書以警告之曰。吾大軍且長驅直入矣。斯巴達人覆書曰。全書只此一字。此字在西文爲一字。譯成中文尙須二字。爲「尙使。」其意謂「尙使汝欲來。汝便來。吾不畏也。」全書只一字。誠古今中外第一短簡矣。

### 文壇秘錄

#### 王安石選唐詩之謬誤

王安石所選百家唐詩。今日頗流行。然其書棄取殊多謬誤。嚴滄浪與王漁洋。已先詆毀之矣。惟滄浪漁洋。皆未知其真相。余前曾見某氏筆記。(苦不能記其名。似爲宋元時人。他日查出。當補

記之。謂荆公選此書。但命胥吏隨意抄錄。實未嘗自選。彼爲省事計。故所錄多短章也。然則所謂荆公選者。乃如今日所謂掛名而已。宜乎其多謬誤也。而後人震於荆公之名而寶之。可笑孰甚。今並錄嚴王二人之說於此。以資參考。滄浪詩話云。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於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孟浩然止增數首。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於大歷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况唐人如宋、沈、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脊虛、綦母潛、劉長卿、李長吉諸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歎也。

王漁洋詩話云。王介甫唐百家詩。宋牧仲尚書從常熟毛辰得古本刻之。余閱一過。寄牧仲書云。百家選古物自可寶。惜其去取大謬。謂爲佳選。則未敢聞命。其書載王建詩多至兩卷。不啻數百

篇。而王、楊、沈、宋、陳子昂、張燕公、張曲江、王右丞、韋蘇州、劉賓客諸大家，不錄一首。若謂宋次道家無此數十家文集。何以謂之藏書家。若有之而一字不入選。尙得爲有目人耶。後閱嚴滄浪詩話。已先余言之。安石一生相業。所謂好惡拂人之性。此選亦然。（秋山）

#### 孽海花發起者爲金松岑

孽海花署「愛自由者發起東亞病夫編述。」東亞病夫人皆知爲常熟會孟樸。而愛自由者爲吾師吳江金松岑先生。則知者或鮮。師言初意欲自爲之。成一回。覺非所長。卽棄去。曾見而愛之。願爲之續。並以師所作者加以鍊錘。遂成清末一名著。惜神龍見首不見尾。天笑先生續爲碧血幕。而亦未終卷也。孽海花以賽金花爲主人。碧血幕以秋鑑湖爲主人。兩人雖薰蕕不同。而爲輓近中國奇女子則同。近天笑先生撰留芳記。蓋猶是碧血幕之初旨。惟時代不同耳。（范烟橋）

#### 十刹海爲大觀園說辨誤

都門十刹海。世傳爲紅樓夢之大觀園故址。燕市貞明錄亦稱之。予久居京師。閒嘗考之。此說亦

不爲無據。特係附會之詞耳。蓋此說實源於下列二書所云而起。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云。「先師徐柳泉先生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卽記故相明珠家事。」又俞曲園小浮梅閒話云。「紅樓夢一書。世傳爲明珠之子而作。」按十刹海北岸。成親王邸。（今爲醇王府。）舊爲大學士明珠之第。（見震鈞天咫偶聞。）紅樓夢爲其家事。十刹海又密邇其第。謂爲大觀園。其說亦極近理。然主張紅樓夢爲明珠家事之說。胡適之已爲文證其非是。（參看胡適文存卷三。一九七頁。紅樓夢考證。）然則十刹海爲大觀園之說。亦不攻自破矣。（傳芸子）

#### 韓退之之鬼怪談

韓退之爲李唐一代大文學家。亦大儒者。其所著原道等文。於所謂異端邪說。攻擊不遺餘力。然其平居常談。則有與其文章相不侔者。柳子厚龍城錄有一則云。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頃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去。此亦可駭也。

太白仙去。已屬無稽之談。況至元和時。竟見其在高山上。與道士談笑。又於碧霧中。同道士乘青虬而去耶。此言出於柳子厚之口。尙不爲怪。若韓退之。應排闥不遺餘力也。又何得嘗言之。若以爲真有其事耶。龍城錄又云。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窗外點點火。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爲大聲而去。三人中雖退之剛直。亦爲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諺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談鬼。談鬼則怪至。亦知言矣。余三人後皆不利。

此則雖言退之剛直。似有不畏鬼怪之意。然喜談鬼怪則一也。余嘗謂退之諛墓之金。忽被劉又攬去。非特稱快於一時。亦使後世讀退之文者。知其有諛墓之語也。不然。諛墓之言。亦將成爲信史矣。讀龍城錄。方知原道之徒作大言也。至若謂龍城錄爲假書。則又一問題耳。（秋山）

太戈爾作品之初次介紹至中國



太戈爾之作品傳徧中國。約在民國八九以後。其前中國文壇上未嘗聞太戈爾之名也。然據余所知。太戈爾之作品。初次介紹至中國。乃在民國五年。介紹者爲歐陽仲濤。其時歐陽仲濤有「介紹太阿兒」一文。刊載於梁任公所編之大中華雜誌上。（民國五年二月號）除介紹太戈爾之身世及其學說外。並載太戈爾詩數首。此爲太戈爾作品初次出現於中國文壇也。今錄其愛國歌云。「皇皇祖國。吾靈魂之所領。吾先人之所建兮。忠則盡命。吾身當爲之獻兮。吾喜則作而歌。歌爲祖國曼兮。有時背而泣。泣爲祖國怨兮。吾腕雖弱。摻扶祖國。力彌健兮。誰爾熱者。吾決斷之。腰間太阿。孰云鈍兮。皇皇祖國。吾靈魂之所領。吾先人之所建兮。」又有兩首。原文題名曰箴。其一云。「汝當師蜂。飛遊太空。醃餒萬華之叢。釀造佳蜜。故不能深伏久蟄。夫窠孔之中。」其二云。「爾毋居囚。逼仄而穢幽。猥曰廓治之。亦新獄耳。豈得踰圍垣而自由。」譯筆亦用散文。然甚簡潔可讀。不得謂非佳譯。然在當時。則無人注意。誰知所謂太阿兒者。卽後數年名滿吾震旦之太戈爾也。（秋山）

## 林琴南譯聖經之所聞

耶穌教之聖經。中文譯本共有多種。有文言。有白話。有上海土話。然皆據原文直譯。從一方面言。能不失原意。是爲上乘。從又一方面言。一般人讀之。多苦其沈悶。於其宗教之傳佈。亦不無關係。二說各有理由。茲亦不必斷誰是誰非。但余曾聞人言。當時教會中人。曾欲央林琴南用古文爲之重譯。旋以林先生索酬過昂。故未行也。或謂林先生實不欲譯宗教書。故昂其酬。以謝絕之。未知是否。然余竊以爲可惜。林譯即使不忠實。有失原意。然在諸種譯本中。可備一格也。又回教行於中國甚久。而其可蘭經至今未有中文譯本。近聞彼教中人方託郭步陶（四川人。今爲新聞報記者。）爲之翻譯。今方著手。非一二年後不得出版也。步陶爲我言。一面求合於吾國文法。一面求不失原意云。（秋山）

## 包慎伯軼事

涇縣包慎伯先生（世臣）文章經濟。爲世所崇仰。相傳先生家居時。每屆納完了漕。必具衣冠。

親將稅銀送至縣署。向縣令一揖曰。此國家正稅。拜懇代爲轉運。以供國家之需。別出。又必一揖。一日。先生之雨傘。置於邑城門外。爲人竊去。先生向縣令索償。縣令謂先生自不慎所致。先生怒曰。君爲一邑之宰。城門猶如門庭。此不能治。尙能治一邑之盜耶。卒索償而去。(惠生)

#### 徐電發之楓江漁父圖

清初徐電發。(鮒)嘗著續本事詩。著名於當時。電發有楓江漁父圖。同時名人。如朱竹垞。王漁洋。尤西堂諸人。皆有題詠。其圖予嘗一見。圖不甚佳。然題詠之多。無出其右。清初名人墨蹟。有爲今日所不易見者。得於此卷見之。洵可貴也。其題詠向有輯錄成冊者。曾刊入美術叢書。原跡曾藏吳興陸叔桐先生處。今藏蛟川周雨青先生處。價值約在千元上下也。(秋山)

#### 故台灣總統與韓荷生

清光緒季年。中東之戰。中國旣敗。以台灣(時台灣爲中國一省)割與日本。命旣下。台人大譁。乃謀獨立。改建共和國。以抗日本。舉台灣巡撫(?)唐景嵩爲大總統。卒以力不能敵。未幾卽

敗。然亞洲之有大總統。自唐氏始也。唐字薇卿。其初曾爲劉永福幕客。中法之戰。隨劉征安南。其時著有請纓日記。（余曾見其木刻本。爲四厚冊。）所記多征安南事。除一小部分可供史料外。其他詩歌甚多。且大半爲香奩之作。蓋每至一處。留連風月。卽有歌詠。以誌鴻雪因緣也。今觀其詩。可想見其爲人。恍如花月痕小說中之韓荷生云。可以一笑。（秋山）

#### 馬君武之新文學

馬君武先生。於前清末年。曾創辦一種詩歌小雜誌。名曰新文學。專載詩歌。而以譯詩爲多。君武所譯擺倫哀希臘詩全十六章。卽載於此雜誌中。又載譯貴推詩數章。貴推者。德國文豪。今人所譯作歌德者是也。其第一期出版於清光緒三十口年。僅出一期卽停。此雜誌世少知者。故爲記其大略於此。（秋山）

#### 金聖歎之子孫

清初金聖歎以哭廟一案。身罹大辟。妻子發配寧古塔。三百年來。關內人無知聖歎有子孫者矣。

據近人魏劭卿雞林舊聞錄所載。（按此書印於林吉。關內人見之者甚少。）今吉林寧安縣有地名金家沽。其居民多姓金氏。說者謂卽金聖歎之子孫也。其人不識不知。惟以漁獵爲生。蓋已變而爲蠻民。不自知其爲名人之後矣。

又清初無名氏所著哭廟紀略。謂聖歎被難時。其子曾請乩仙問後事。判曰斷牛。不知何解。旣發配寧古塔。居老屋三間。偶見屋後有斷碑焉。撫之。僅存一牛字。其識乃驗。而雞林舊聞錄則謂。宣統元年。寧安有人掘地爲陷穽。深八尺。得破硯焉。背刻楷書聖歎二字。又有篆文猿字。雖略有破損。猶可辨認。蓋爲聖歎故物也。按一猿一牛。後先若相映帶。而破硯之出。又適在清室將亡之日。自迷信者視之。必以爲其中有無窮之玄妙矣。（秋山）

### 辜鴻銘之嫉俗詩

辜鴻銘先生。精通歐洲數國文字。其中文所造亦極深。而性情執固。議論乖僻。對於女界新流行之風俗。尤不滿意。數年前。曾有詩痛斥之。其警句云。千古傷明妃。都因夏降夷。如何漢臣女。亦欲

作胡姬。讀之可想見其憤世嫉俗之深。就事實論。固然偏激。就詩論詩。亦可誦也。（秋山）

### 唐詩人賈島墓

唐詩人賈島墓。在安徽舊太平府城外甘棠村。年久埋沒。無知之者。清道光初。當塗人張寶榮。吳其隣。散步於此。於荆榛中得一斷碣。乃知爲島墓。因集資修葺。並立祠堂祀之。陳其元爲撰墓碑。其文亦雅潔可誦。爲錄於此。以備詩壇掌故云。文曰。天縱詩人。高才拔萃。天厄詩人。屈身卑位。緊惟水部。崛起中唐。李賀並駕。劉勰聯韁。沉思斷髭。劇肝擱血。窮力追新。極貌寫物。秋風渭水。落葉長安。吟苦比孟。名重因韓。遭時多讒。入宮見妒。長沙長江。同才同遇。浮沉一尉。潦倒半生。鬱此磅礴。發爲精英。絕唱五言。餘事千古。物化雲烟。人資藻斧。如何高壘。沒于荒榛。孰司守土。致慨樵薪。我招我朋。爰究爰度。蟻結文還。牛亭封廓。別開巖岫。式啓祠堂。鳥埏奕奕。松柏蒼蒼。姑溪帶前。龍山環側。敬望謝公。樓鄰太白。落日飛花。（鄭谷經賈島墓詩落日風吹鼓子花）雲車風馬。髣髴靈來。推鼓月下。（秋山）

## 顛不刺之註解

西廂記。顛不刺的見了萬千。「顛不刺」三字。讀西廂者。均不知何解。蓋元人俗語也。頃見繁霜閣曲話引金陵瑣事箋云。明神宗朝。張江陵當國。將南京內庫高皇所藏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錢。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爲寶。顛不刺者。言好也。據此。則顛不刺作「好」解。而元人俗語。至明猶通用也。（秋山）

## 蒙古人之軍歌

蒙古人當年。以武力侵掠中國。中國人屈伏於其馬蹄蹂躪之下。而莫能與抗。且擴充其勢力。至於歐洲。其武力之強。可以想見。近世歐洲之以兵力稱雄者。莫不有軍歌之流傳。而軍歌亦爲其兵力之助。若蒙古之軍歌。則在中國素未之見。近見友人程善之。從日本文譯出蒙古軍歌數章。披讀之後。方知其當年兵力之強。有由然也。其歌云。可汗如太陽。高高坐東方。威德之所被。煜爲天下光。部屬如草木。小醜如冰霜。草木日以長。冰霜日消亡。太陽有出沒。克汗壽無疆。又云。惟我

大克汗。手把旌與旗。下不見江海。上不見雲霓。天亦無修羅。地亦無靈祇。上天與下地。俯伏肅以齊。何物蠢小醜。而敢當馬蹄。又云。獅子夜吞月。可汗朝點兵。兵符一以下。千里不留行。壯士得兵符。中夜起馬秣。馬秣望天明。長嘯大旗下。又云。美人送壯士。手把黃金卮。朔風栗以烈。凜凜傾城姿。美人語壯士。此去無濡遲。生當立功名。死當隨鼓旗。無爲作強虜。令我無容儀。又云。壯士拊手笑。何事多言爲。我有七寶刀。礪志相與期。悵望日已久。而今乃得之。躍馬一揚鞭。去去不復辭。白馬濺赤血。少女施焉支。壯士赴戰場。還是新婚時。又云。馬首入刃林。死士吞生人。馬首塵埃舞。人生驅死士。嗟彼土室人。智短神亦昏。上天天無梯。入地地無門。又云。我命如獵犬。爾命如狐兔。兔走不及林。狐走不及墓。戰場風獵獵。滅烈風淒淒。（此句疑有誤字。）嗟彼土室人。勇士兒女啼。此歌讀之使人欲拋書起舞。其感人之深爲何如。譯筆固佳。而原歌之充滿武精神。正可想見。雖然。會幾何時。成吉思汗之帝業。又安在哉。則武力可恃而終不可恃也。原註謂。拔都西征。播以入俄。迄哥薩無不知有誦之者。據此。日本蓋自俄文譯來也。（秋山）



## 史記之法文譯本

吾國著名文學作品。如紅樓夢、聊齋之類。皆有西文譯本。人所共知。而不知史記亦有法文譯本。按譯者爲法國漢學名家夏樊納氏。夏樊納爲法國著名文學家。而尤以研究東方學術著稱。生於一八六五年。卒於一九一八年。年五十四歲。夏氏在法國。曾任哲學教員。旋來中華。在北京任教習有年。嗣後往來華法。徧遊中國各省。以及印度等古國。以其行程。著爲遊記。有印度小說。新疆旅行志。俄羅斯遊記。波斯記事等。均爲人所傳誦。夏氏醉心中國文學。尤喜司馬遷之史記。日瀏覽不釋手。且從事於翻譯。惟卷帙浩繁。不易卒畢。其譯成而付刊者只五卷。而夏氏卽逝世。爲可惜也。其已刊成之法文本。今已絕版。且未譯者。更無人能續成其未竟之業。是不可謂非史記厄運。法文本記者曾在上海蟬隱廬舊書店中一見之。雖爲未完之書。而皇皇巨帙。已可觀矣。又離騷經有法文譯本。曼殊所著文學因緣序會言及之。元曲選中之多種。已爲法人翻譯爲西文。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會言及之。並爲附記於此。（秋山）

## 所謂上海之詩妓

詩妓之稱。由來舊矣。惟今日之妓女。則鮮有解吟詠者。前不久。報上載有南京某妓所作詩。實則抄錄隨園詩話中之成句耳。金陵爲六朝佳麗地。所謂「賣菜傭亦有煙水氣」者。猶且如是。何況上海十里洋場乎。然據友人言。二十年前。上海妓女中。確有一二能詩者。而以李蘋香爲尤著。蘋香本大家女。因與其表兄（？）私通。（在今日則當言自由戀愛。）爲社會所不容。遂至墮落爲娼。論者惜之。在十五年前。上海市上猶可見鉛印本李蘋香詩集。卷首有其西裝照片。（記者亦曾見之。）而今不可得矣。蘋香詩不甚佳。清順而已。然亦不能責其佳也。其涼宵云。涼宵淒絕儂愁絕。月滿樓台疑似雪。隔院人家夜織忙。一星燈火看明滅。又某妓有莫愁湖詩。則甚好。惜談者不記其姓氏。詩云。千頃荷花入望遙。莫愁湖水不通潮。英雄兒女歸何處。付與煙波送六朝。是誠蘊藉有詩意。又有朱蕊香。彭鶴年。亦皆爲當時妓女之能詩者云。按此詩決不是抄來。其爲他人修飾過與否。或徑爲他人捉刀與否。則不可知。姑爲記之如此。就詩論詩。莫愁湖一首不愧

爲佳作也（秋山）

建立詩人祠堂之提議

清光宣間。合肥詩人王謙齋。（名尙辰）嘗提議建立歷代詩人祠堂。撰歷代詩人祠堂記一篇。未附所祀詩人位次。丹徒李亞白（名恩綬）又爲撰祠規十二則。其意甚善。惟徒託空言。未成事實。民國三年。番禺沈太侔（名宗畸）等。曾一度運動實行。并印發一募捐啓。然忽忽十餘年。終未見其實現也。王氏祠堂記。及李氏祠規。頗可備詩壇掌故。今節錄其詩人位次如下。

正殿。中位、供李太白、杜子美。東配位、供李子卿、曹子建。西配位、供蘇子卿、陶淵明。東

序次配位、供漢司馬長卿、至清朱竹垞。共十六人。西序次配位、供漢張平子、至清黃仲則。

共十六人。

後殿。中位、供上古至周三百篇詩人、及周楚屈子總位。東配位、供古逸許由、至鄭輿人。共

八人。西配位、供古逸箕子、至楚漁父。共八人。

三昧室。供唐常建、至儲光羲。共四人。

真逸亭。供唐方雄飛、至清吳陋軒。共七人。

寂照軒。供唐僧靈澈、至清僧清恆。共八人。

御風寮。供唐呂純陽、至唐女冠魚玄機。共四人。

百福堂。供周太姒、至宋李清照。共七人。

又附歷代詞人位次。自唐溫飛卿、至清陳其年。共十四人。

右詩人共八十四人。連屈子八十五人。（自上古至周三百篇詩人。無數可計。）詞人共十四人。（秋山）

#### 天南遯叟創辦之循環報

中國日報之最早者。出版於香港。更在申報之前。惟其銷行不廣。未久即停。不若申報之推行全國。且至今尤存也。次於申報者。為香港之循環日報。比申報僅後一年。按申報創始於前清同治

十一年。循環報創始於同治十二年。而至今尚存。正與申報相同。循環報爲王紫詮（韜）所創辦。紫詮仕太平天國。後事敗。遁跡香港。自號天南逐叟。依一英國牧師。爲華英書院譯書自給。後書院停辦。紫詮集資承其業。改辦報館。名曰循環。取天理循環之意。謂太平雖敗。當有再興之一日也。今該報雖已屢易主人。然名稱未改。論其資格之老。真可與申報相伯仲矣。（秋山）

### 石鐘山記之又一說

東坡石鐘山記嘆酈道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至今游石鐘山者皆以坡語爲然。蓋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以窮其勝。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況事不目見耳聞。烏可臆斷其有無。此東坡於記中亦詳言矣。但彭雪琴駐江西最久。嘗云。湖口縣鐘山有二。一在城西濱鄱陽湖。曰上鐘山。一在城東臨大江。曰下鐘山。下鐘山卽東坡作記處。然東坡謂山石與風水相吞吐。有聲如樂作。此恐不然。天下水中之山多矣。凡有罅隙。風水相遭。皆有噌吰鏗鞳之聲。何獨茲山爲然乎。余居湖口久。每冬日水落。則山下有洞門出焉。入之。其中透漏玲瓏。乳石

如天花散漫。垂垂欲落。途徑蜿蜒如龍。峭壁上皆枯蛤黏著。宛然鱗甲。洞中寬敞。左右旁通。可容千人。最上層則昏黑不可辨。燭而登。其地平坦。氣亦溫和。蝙蝠大如扇。夜明砂積尺許。旁又有小洞。蛇行而入。復寬廣。可容三人坐。壁上鐫丹房二字。且多小詩。語語可喜。蓋全山皆空。如鐘覆地。故得鐘名。上鐘山亦中空。此二山皆當以形論。不當以聲論。東坡當日。猶過其門而未入其室也。

（彭語見春在堂隨筆）

按坡公游石鐘山時。方六月。水未落。是山下之洞門未出。故不得其門而入。宜其未窮石鐘之奧也。而雪岑居湖口久。身歷其境。聞之真。察之詳。而世人得曉石鐘之命名。破盡從前無數疑案。使坡公簡陋而未入其室之石鐘山記。不攻自破也。夫山石與風水相激盪。而鏗然噌吰有聲者。所在皆是也。何此獨以鐘名耶。蓋因其山形如鐘覆地然耳。石鐘命名。古爲疑案。今觀是文。當釋然矣。（心吾）

明名儒李卓吾墓碑之發見

明代名儒李卓吾先生墓。在北通州小馬廠。湮沒三百餘載。人無知者。去年十月初爲日本帝國大學教授鈴木博士。及中國風物研究會中野江漢二人所發見。蓋事前曾致諸典籍。見載有葬於通州北門外之說。是以前往搜覓。竟被於蔓草叢中尋得。其碑修計九尺。闊三尺。厚可九寸。已斷爲三。由台石下墮。埋入土中。碑面刻有明儒焦端所題李卓吾先生墓數字。字大約七方寸。碑陰有記。（詳後）

按卓吾先生字宏甫。名贇。明嘉靖七年生。泉州晉江人。三十一年舉人。萬曆初任南京刑部主事。旋任順安知府。萬曆三十年被劾下獄。後遣歸原籍。先生曰。吾年已七十五。有死而已。何強吾歸耶。言畢卽奮刃自刎死。

先生著述甚富。其學以良知爲本。出入於儒佛之間。不守繩軌。耽禪學。多奇行。自免職後。卽入山著書不出。後應御史馬靜之請來北京。旋移寓通州。其間曾撰李氏焚書、續藏書、李氏說書、九正易因、古道錄、初譚集、老子解、莊子解、孫子參同等書。且嘗致力於四大奇書之校刻。死後。其著作

被禁。大半悉付之一炬。且以爲妖人。由諸書削除其傳記。人亦不知其墓之何在也。茲節錄其碑陰記如后。其記爲新安詹軫光所撰。

嗚呼。此明卓吾李先生墓也。先生以死友之誼。就馬侍御於通州。反被逮。不可辱而自刎。侍御則收其遺骸歸葬之。今其塚巍然。其白楊森森然也。嗚呼。世之無朋友也久矣。乃有養生於我乎。葬死於我乎。如侍御也者。則千古之友道未墜地也。侍御立朝直聲動天下。天下望而震焉。而獨折節先生於師友間。則先生可知已。余獲交先生有年。先生蓋目余爲小友。今已再瞻先生墓。而茲石依然草莽也。遂墓成勒而樹之。時萬曆壬子之二月。嗚呼百歲後。有景行先生。往而思一識其藏者。此碑可藉不朽云。(心吾)

### 柳敬亭之世系

編者按。柳敬亭爲明清之間之說書人。今人無不知者。蓋賴吳梅村一傳一歌以傳。而孔云亭又復拉入桃花扇。爲一主人。從此三百餘年來讀小說者。無不知柳敬亭矣。今南通錢君寄示



柳敬亭世系一紙。其中所述。有爲梅傳所未及者。足備書壇掌故。爰爲錄之於此。以餉同好。

柳敬亭。本宋曹彬後。自彬至九世孫珏。（珏字廷玉。原官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均世居真定府靈壽縣。南渡後。珏官兩浙常鎮等路宣撫使。始卜居於常熟之釜山。至第十二世堯卿。因避元亂。攜弟堯咨、堯民。渡江至通州之餘西場。遂家焉。通州曹氏族譜。以堯卿父崇壽（字嵩年。任宣徽院副使。）爲遷通一世祖。堯卿兄弟爲二世祖。其實崇壽並未遷通也。由堯卿傳至敬亭。其世系如下。

堯卿——孝基——池櫟行二——奎——淳行四——志——榛——祐行二——信——榆  
 行三——應登——永昌

永昌。卽敬亭也。字葵宇。與其父應登。弟永祥。曾播遷至秦州。世因誤以敬亭爲秦人。自敬亭徙居南京。指柳爲姓。人更不知敬亭爲曹永昌矣。敬亭配龔氏。生子二。長復祖。次正祖。遞傳三世。通譜皆詳焉。通譜以永昌爲十三世。若上溯至彬。則爲二十三世。今通州曹氏子孫。有欽恩（字鐵珊）

者。與余習。攜譜示余。並備述其顛末。因記之。以貽小說世界社。歛恩者。依通譜爲二十二世。後敬亭凡九世云。（錢嘯秋）

推潭僕遠

吾人日常留意於上海之市招聯語者。必知有一最難解之問題。其問題維何。卽浙江路天祿茶食肆內之橫額是也。初肆主人經營既就。以重幣乞書於譚組安將軍延闈。將軍爲書四大字曰推潭僕遠。肆主以問於人。人咸莫解。數年以來。凡文人學士之光顧該肆者。必歸而攢眉苦思。顧終不明其出處。有舉以叩餘杭章太炎者。太炎亦不能對。意者此疑其終莫解矣。乃日昨偶與一友語此。則居然已得解決。友之言曰。三年前馮君木師（友爲馮之弟子）以此問朱彊邨。彊邨不能答。越日忽來告曰。頃問於人。似出漢書西域傳。於是出漢書共檢之。則不可得。又數日。馮夔笙詣馮許。馮又以此語之。况以漢書西域傳而聯想及後漢書西南夷傳。檢之。則印都夷注中。此語赫然存在。蓋夷言推潭僕遠者。猶華言甘美酒食也。於是相與拊掌稱快。此一疑也。其關係雖

細。然橫互於滬人士之心胸中久矣。故樂爲著之。（夏雲）

### 木魚書

廣東之粵謳。人多知之。而其地所流傳之俗歌。又有名「木魚書」者。木魚書之命名甚奇。江浙人誤會之。以爲卽僧人所繫之木魚。「木魚書」蓋卽江浙間「宣卷」之類也。其實不然。頃閱王漁洋廣州竹枝詞有云。兩岸畫欄紅照水。艇船爭唱木魚歌。註引池北偶談及後山叢談。「二廣居山谷間。舟居謂之蠻人。蠻音延。」（著者按。今讀作但。）「蠻有三種。蠓蠻、木蠻、魚艇也。」「其地有民歌……大抵皆男女相謔之詞。」據此。則木魚書卽木魚歌。木魚歌者。木艇魚艇之歌也。（按今又作「摸魚歌」。恐誤傳也。）（秋山）

### 唐詩別字辨

近日范烟橋先生令弟繫千君。以唐詩別字示余。略謂。崔灑黃鶴樓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本作昔人已乘白雲去。吳江金鶴望先生。嘗主張是說。烟橋所藏明本。亦作白雲。云云。又常建詩。曲徑通

幽處。或作竹徑。繫于遊破山寺。見石刻翁松禪書。作曲徑。而米南宮書。則作竹徑。且其地多竹。故宜以竹徑爲是。云云。

余按黃鶴樓詩。第三句云。黃鶴一去不復返。使第一句不作黃鶴。則黃鶴本未去。何得云一去不復返。第四句云。白雲千載空悠悠。使第一句作白雲。則昔人已乘白雲去矣。此時又何來悠悠之白雲乎。全體不能貫通。決非崔灑之舊。就詩論詩。以黃鶴爲是。明人本喜亂改古人成句。明本不足據也。破山寺詩。上句。曲徑通幽處。下句。禪房花木深。此詩雖曰律詩。然兩句實非對偶。惟曲徑通幽處一句之中。曲徑與幽處。自然相對。愈覺佳妙。若云竹徑。則上句說竹。下句說花木。敘述叢雜無次。殊非名人手筆。米南宮書。似不足據。而今日多竹。更不能證明當日之有竹也。烟橋於詩。甚有研究。鶴望先生。尤吾爲所欽佩。因書一得之見。以質之兩君。不識以爲如何。(寄塵)

### 記神童詩

舊時村塾村兒童。讀三字經後。多讀神童詩。神童詩不知何人作。湧幢小品謂第一首爲汪洙作。

以後皆他人所綴集云云。余所見南京李光明書莊發行之神童詩。有言及明朝解縉者。又見五代時馮道有詩兩首。亦收入神童詩中。又其中有一首。不知何時誤編入陶淵明集中。可知神童詩綴述者非一人非一時矣。

湧幢小品云。宋元符時人。九歲能詩。上官聞而詔見。衣短褐以進。問曰。神童衫子何短耶。洙應聲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世以其詩補綴成集。爲訓蒙之用。曰神童詩。然今所見李光明本神童詩。此首已不在第一。

神童詩中之一首云。春雨滑如油。落得滿街流。跌倒解學士。笑殺一羣牛。余久疑所謂解學士。係指解縉。後讀某民間故事。果言及此詩爲嘲解縉而作。

神童詩中又一首云。窮達皆由命。何須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向前程。又一首云。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此二詩爲馮道作。見五代詩話轉錄宋事實類苑。按馮道能詩。世無知者。道生當亂世。不能自保其節。久爲人所不取。初不知蒙童所以爲常課者。卽道之

詩也。

神童詩中又一首云。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菊有佳色。冬嶺秀孤松。以春夏秋冬四字。分嵌於四句之首。此詩見於陶淵明集中。只第三句不同。其第三句云。秋月揚明暉。此詩不知何時誤入陶集。余按陶集飲酒之第七首。其第一第二句云。秋菊有佳色。裊露擷其英。後人因秋菊有佳色一句。另配以三句。成爲神童詩之一。再後因有秋菊一句。遂誤編入陶集。最後因陶集中秋菊一句兩見。故又將其一改爲秋月揚明暉也。然汲古閣摹蘇寫陶集。已有此首。可知其訛傳由來久矣。（寄塵）

### 隱晦之小說家

有清光緒三十年頃。吾里有一小說家曰金壽田。其人頗有小說天才。惜在科舉勢力之下。無由發展其思想之自由。復以身弱。染阿芙蓉癖。未能振作其精神。以與海內小說家爭席。猶有兩種小說。已告成功。一爲黑海鐘。一爲六月雪。

黑海鐘係述一少年家資富有。後有鴉片之好。寢至中落。結果倒斃於通衢。其文字用倒敘法。雖着墨無多。而刺激力極烈。蓋作者於此中備嘗甘苦。故言之親切也。書用連史紙石印。並附插圖。爲上海時中書局出版。

此爲有功社會之作。爾時中國禁烟雖已著功令。然功令煌煌。何如小說之娓娓動聽。故頗得一般人之歡迎。若在今日。有報紙爲之揄揚。廣告爲之宣傳。不難成一有名之小說。

六月雪係記楊乃武案叛反之始末。皆取申報爲藍本。（報係我家所藏皮。我家看申報約在同治十三年之春。初俱收集。後亦散佚。）蓋申報所載前後章奏案牘極備。而小白菜之艷名。亦傳布遠近。民間傳說頗有糾正官文書之處。書用鉛印小本。亦時中書局出版。

楊乃武案爲清季一大事件。坊間有彈詞記之。荒謬絕倫。不堪入目。惟此書頗具公平態度。爲野史之可徵信者。惟六月雪之名。已有戲劇。易於纏誤。若再收羅軼聞。重加編輯。亦一好小說也。作者於兩書均署名「田鏞」。蓋以其姓名離合而成。故無人知其爲何如人也。在光緒末年。又

盛行繙譯。於創作極少注意。時中書局之在上海。並無何等重要之地位。其出版物更不易廣傳。故兩書絕少人提及也。

作者尙有一章回小說。記許竹筠事。未成而卒。竹筠卽拳匪時三忠之一。名景澄。嘉興人。同治進士。官編修。工駢文。尤研究經世之學。出使俄法德義奧荷各國。官至吏部侍郎兼外交事務。以反對拳匪。與袁昶聯名極諫。爲慈禧太后所殺。娶吾里朱客甫女秀寶爲妾。相傳竹筠秉節航海。亦以妾承六珈象服之榮。充公使夫人。與洪文卿之攜賽金花相類。作者卽以其事爲小說主幹。若天假以年。使成完書。當可與孽海花比肩文壇也。（烟橋）

### 僑裝的中國小說

昔林琴南先生譯西洋小說。多以己意增損改易之。不能保存原書之本來面目。今人已多謂其不忠實。然猶未若前清同治時之譯小說者。摘譯西洋小說之一節。而冒爲中國小說也。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至十八日申報所載「談瀛小錄」云。某籍隸甬東。家世以懋遷爲業。父



生四子。予（某自稱）乃三索所得者。幼曾學書。至將冠時。父挈之賈遊。每附海船抵澎湖廈門等埠。貿易貨貝。數年。父病歿。生意日漸蕭條。貨產亦漸消耗。正無可爲計。適有一富號業沙船走閩廣者。延司舶中會計交易事。遂祿被登舟。前赴瓊山。於初解纜放洋。行近海南。忽遇颶母狂飄。浪高百丈。（以下述舟覆於海及飄流至小人國事。卽全譯格利佛遊記原文。）

按上文旣云某爲甬東人。又言前赴瓊山云云。分明是中國人中國事也。而飄流至小人國。又全是外國小說。此種作品。謂爲翻譯的小說。不如謂爲僑裝的中國小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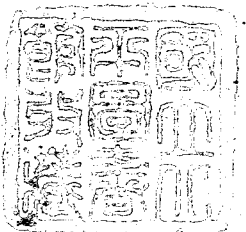
又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申報所載「一睡七十年」云……相傳有魏某者。家僅中人。世居於鄉。依山爲屋。頗有園亭池沼之勝。魏少好讀書。不求甚解。及長。又習技擊之術。稍通其藝。輒棄之。以爲皆無足學。而獨嗜道家言。有棄家遁世之想……一日。獨行山中。見一兔。甚馴健。因以火鎗逐之。遂入山深處。（下文述魏某遇仙人留飲。數日。歸來。則已世事變遷。村人均不識其爲何許人。卽全譯歐文「李迫大夢」之原文。）

#425

商務

上文言魏某之家世。及其嗜道家言云云。分明是中國人中國事也。而下文又全是外國小說。翻譯乎。僑裝乎。竊以為稱爲僑裝。甚確切也。

格利佛遊記及歐文之書。今人略習英文者。無不知之。同治十一年之申報。今已不可復得。但有人輯錄當時申報所載小說雜文。爲松陰盦漫錄。此兩條均收入漫錄中。不難覓取對照也。（寄塵）



#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戀愛與義務

羅琛女士著

一冊

一角五分

蔡元培先生謂此書宗旨「頗以自由戀愛在一種環境中殆不免於痛苦而以父母教育子女之義務爲歸宿」實爲與現在時代有關之作青年之良好讀物也

歐戰從軍記

趙開譯

二冊

三角五分

是書述歐戰時一美人爲排除慘無人道之戰爭起見投入英軍効力全書以記述體裁將行軍苦况及經歷事實歷歷寫出讀之無異身歷其境焉

黑白記

俞天游譯

正編各二冊

各三角

是書情節與結構玄奇絕倫合科學偵探愛情道德冶爲一爐且筆筆皆以科學爲根據爲說部中別開生面之作

月球歷險記

俞天游譯

二冊

三角五分

著者蒲洛士 (E. F. Burroughs) 爲美國理想小說名家本書爲其最近傑作用詭譎之筆述悠謬之事頗足耐人尋味

■ 版 出 館 書 印 務 商 ■

##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 歐 洲 最 近 文 藝 思 潮

一冊 三角

張伯符著 此書共分五大章(一)歐  
洲最近文藝思潮的源流(二)羅曼主  
義的消長(三)寫實主義的運動(四)  
新羅曼主義之諸相(五)改造期之文  
藝思潮每章又分數段將歐洲最近文  
藝的思潮詳論無遺

### 古 畫 微

一冊 一角五分

黃寶虹編 本書述古今繪畫之源流  
論昔人之精神微妙並舉古今繪畫名  
家述其天資學歷足以轉移未俗振飾  
浮靡為研究國粹者所必讀之書

### 時 代 之 花

一冊 二角五分

葉勁風著 此書係一九二三年創作  
短篇小說共八篇(一)時代之花(二)  
北京的石頭(三)家庭之一幕(四)暗  
示(五)父親之墓(六)魂游(七)我們  
的國旗(八)儒人先由小說世界登載  
旋經原作者細心校閱一過彙本印行

### 午 夜 角 聲

一冊 二角五分

葉勁風著 內含小說十篇(一)罪痕  
(二)誘惑(三)仁術(四)午夜角聲(五)  
撫州的一夜(六)租界(七)新墳  
(八)犧牲者誰(九)冬之一夜(十)一  
個靈魂的價值均為葉君一九二三年  
的創作曾在小說世界中發表

小說世界叢刊  
文藝叢說  
第二集

此書作者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胡寄塵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寶山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The Story World Series  
TALKS ON LITERATURE

Volume II

BY HU HUAI CHEN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April, 1931

Price: \$0.25,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 82

4/6/230

